

抗建戲劇選集

(2)

前途

劉子清 著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前 途

四幕話劇

劉子清 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

溫熱了個香酥。

幕習

第一幕

幕習——這是在北平城內，一個極其狹窄，坐落於東便門外，緊鄰著紫雲寺的後院裏，七土香香，

時：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初夏。現聞師長尚未，頃刻，八，直落臨深定。至外門外及官，調養，整頓

地：前線閱師長的司令部，亦即胡老先生的廳堂。那裏是閱師長的：閱師長及胡和，胡師長

人：胡老先生——六十餘歲。師部的房主人。胡和，胡師長及胡和，其中胡和胡和，胡和胡和

裘明亮——四十左右，閱師的參謀長。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

屈志仲——三十六、七歲閱師的副師長。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

蕭金山——十八九歲，師部的勤務兵。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

伍映波——三十餘歲，閱師的團長。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胡和

朱玉萍——二十二、三歲，師部的女課電員。

衛兵——二十餘歲，師部門外的守衛者。

施化文——三十餘歲，閱師政治部的主任。

萬策全——五十五左右，師部駐在地的區長。

閱師長——四十一、二歲。

李得勝——二十餘歲，閱師長的衛士。

景：胡家是耕讀爲業的，故其廳堂的陳設，亦表現出半耕半讀的色彩。廳堂左前，是通到大門的短短過道，站在過道上，可以看得見兩肩向內關着的大門，一個武裝的衛兵，偶而亦在大門外出現。廳堂的右邊是一間廂房，房門斜對着過道。上方擺香案的兩邊，各有一道門通到後廳；不過左面那一道是「門雖設而常關」的。廳堂正中，有一張方桌，三幾條凳子；桌上除了文具、紙張、卷宗、茶杯、茶壺之類以外，還有好幾本書籍，其中有洋裝的，也有線裝的。左面那一扇不開的門邊，斜擺一張行軍床，那是屬於閱師長的；屈副師長的床，也擱在那一面，和壁成平行線，與閱師長的床，則成「」這樣的形式。至於他們必有的圖囊，望遠鏡、防毒面具之類，都掛在各人床背後的壁上。右面靠壁擺了一個茶几，兩把椅子，這個陳設雖然不很古雅，却也并不俗氣。還有一架軍用電話機，就安置在那個茶几上。

幕啓——屈志伸副師長和房主人胡老先生，坐在方桌上對弈；袁明亮參謀長在旁參觀，手上拿着

點燃了的香烟。

胡：（手捧水烟袋）副師長這一着走得太好。（手指棋盤，數着子路。）嗯——一步，

兩步，三步，危險危險！

裘：（吐出一口烟）不要緊，你把「車」走到這兒來。（指指棋盤）

屈：噯噯噯！觀棋不語……

裘：假君子。

屈：真君子。

胡：有趣有趣！參謀長，打仗的時候，他是恁的參謀長，下棋，就請他做我的參謀長，

嘿嘿……

裘：老先生的棋下得好，我不過是愚者千慮……

屈：必無一得。

裘：必有一得。

胡：客氣，客氣。

裘：老先生您看我們太頑皮了吧，一天到晚就這樣開頑笑。

胡：那兒的話。「人世難逢開口笑」。當這個前綫平靜無事的時候，應該要笑笑。

屈：謝謝您老先生。

胡：謝我甚麼？

途

屈：因為您把我們開頑笑的理論建立起來了。

胡：哦——嘿嘿……呢，該副師長走啦。

屈：呵，該我走。我看：（稍停）我少一個砲，多一個馬，唔……

胡：您還多一個卒子。

屈：您的砲擱在當頭，我的卒子不能動了。

裘：想法子用戰術呀。

屈：唔……

胡：參謀長真是三句不離本行，嘿嘿……

蕭：（蕭金生由外門上）報告副師長，信。

裘：我有沒有？

蕭：參謀長沒有。師長有兩封。（將師長的信交給參謀長）

屈：（接過信來，并注視封面一下）家裏來的。（一當兵去了，去大五家，又要養部一

蕭：（蕭金生仍走出大門去）

胡：（老學究的神氣）「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况且你們打了幾年沒有回家，家

信，多麼貴重。

裴：算起來，該要抵幾百萬金了。

胡：一點兒不錯。（吃口水煙）

屈：（看過信之後）這怎麼辦呢？

裴：愛人寫來的吧？要你趕快回去結婚，是不是？

屈：（不經意地）結婚？（依然看他的家信）

胡：哦，副師長還沒有完婚嗎？

屈：（直率地）那兒有時間，打仗的時候，連入連事假也不准請，敢起筆來

胡：嗯，對，你們真有古人：「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精神。

裘：（概嘆）咳，就是結了婚，又怎麼樣呢？

屈：是呀，前方又不准帶家眷，悶死我們參座了。哈哈……（舉手重重地拍參謀長的

時：肩頭一下）

裘：噯，該副師長想入非非，殊屬不合。

屈：哈哈……要將誰封個大將軍，長不長？

胡：嘿嘿，說起來，你們軍人爲國家宣勞，的確比誰都辛苦，可是也比誰都要光榮。

裘：那兒說得上辛苦。我們雖然擋住了日本鬼子，可是失去了這麼多地方，還沒有收復

，更說不上光榮了。

胡：總有一天要收復的。

屈：那麼，到那一天再說光榮罷。

胡：你們太自謙了，嘿嘿……

裘：其實你們老百姓也苦呵，就像您一家子吧：老二當兵去了，老大在家，又要養活一

家人；又要替公家修公路，當挑夫，貢獻也很大，還有些人家爲了抗戰，一家人

屈：還要下，還要下！我一定要抗戰到底。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將你一軍再說。

裘：您這將軍？那您就快完了。（站起來）

胡：（蓄意讓步）不不不，這一着很好，我輸了，我輸了，嘿嘿……

屈：（得意）不是你輸還是我輸嗎？哈哈……

途：（電話鈴響）好的，好的，咱們明天再來。

屈：不，不。（電話鈴響）

裘：（走去接電話）喂！你是那裏？哦，呂團長……我是參謀長……唔……哦……

屈：不，不，哦，師長已經動身回來了，好好……唔……消息……哈哈……沒有

什麼特別的消息。好好，再見。

屈：師長動身回來了。

裘：是的。

胡：嗯，你們這位新任閔師長，接事一個多月了，我做房主人的，都還沒有盡一盡東

道之誼，真抱歉。

胡：……

屈：您再炖一只鷄子送給我們吃就算了，哈哈……

胡：不不不，鷄子，固然要炖；改日還要多弄點土菜，請你們幾位喝杯酒。

裘：我看不必吧，這年頭。

胡：不然，太對不起你們師長了。

裘：我們這位閔師長，他不在乎這些的；而且他自己說，最怕講客套。

胡：是的，是的。我知道：閔師長是一位志趣高尚，才兼文武，了不起的人物，古代名

將，也不過如此。但是我……

屈：（微笑）那當然囉，要不是怎麼能當師長呢？嘿嘿……

胡：（嘆）我倒不是因為他當師長，就該恭維他，嘿嘿……

屈：唔……

裘：事情也難說，他來了一個多月，雖然這樣苦幹，並且各方面看來，都還不錯；但是

有些人還不諒解他。所以……

屈：所以帶兵是要講歷史關係的。

裘：（嘆）……

裘：那當然囉。不過他在本師雖然沒有歷史；但站在整個國軍的立場上來說，也却并不是沒有歷史。

胡：是的。

屈：老兄，理論是不錯的；可是事實也不能不顧慮。

裘：我以為理論能貫徹，便是事實；如果太遷就事實，那休想有大的進步。

胡：不過，有你們二位在這兒幫他的忙，我想：日子長一點，一定可以感化……

（蕭金生由大門進來）

蕭：報告，伍團長來了。

屈：唔

（伍映波由外面進來，脫帽向屈副師長裘參謀長敬禮；并向胡老先生點首示敬）

，屈裘胡三人，均起立迎之。）

裘：請坐請坐。蕭金生，倒茶來！

蕭：是。（倒茶一杯，送與伍團長，然後走進廂房去。）

胡：伍團長來了，你們要談公事，我不陪了。以來，當面端人，劉副團長，其辦事盡心，

裘：再坐一會兒。

伍：沒有什麼事。老先生，再談一談。

胡：不，明天再見。（拱手）再見。

屈：好好好。呃，棋，明天要下的。

胡：是的，是的。明天再來奉陪。（走進後廳）

裘：（裘參謀長拿出香烟來，分給伍團長一支。）

伍：您知道我不抽烟的。（宗）

裘：你試抽一支看看。

伍：謝謝！我不試。那天副座給我一支，我抽了兩口，喉嚨就嗆得不得了。

裘：副座是鐵鳥牌，我這是金龍牌，鐵怎麼能比金；鳥又怎能比龍呢？你想！

屈：你的好得也有限，不要吹牛。若是你那個缺貨了，我相信你一樣要抽鐵鳥牌。

裘：我這是最低的標準，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了，我就寧可不抽烟，也決不抽鐵鳥牌。

屈：真的？

裘：當然！

伍：哈哈！

（朱玉萍手持一紅色卷宗由後廳上）

朱：報告副師長，有一個重要的電報，吳祕書要我親自送來。

屈：哦，好了。（接過卷宗）你攔在這兒罷。

朱：是！（一鞠躬，轉身走回後廳去）

屈：（看電報）又是梅師長的情報。

裘：說些什麼？

屈：你看。（交給參謀長）

裘：（接過來）映波，來，我們同看。

伍：（走近來）好。

裘：（輕聲談電文）閔師長勛鑒：（下）連日以來，當面敵人，屢圖進攻，均被我擊退。

（二）昨夜十一時，本師所派游擊隊，深入敵後，破壞橋樑數座，鐵路一華里，斃敵數百名，我游擊隊已安全返還原防。弟梅……

屈：又是斃敵數百名，破壞橋樑數座，我計算起來，敵人佔領下的橋樑，全都被他們破壞完了。這不對嗎？這不一定要當本報的頭條。

伍：他們老是喜歡對自己人誇張，滿討厭的！……

裘：噯！不是這樣，那有戰功呢？嘿……

伍：嘿！嘿！（回到原座位）噯，師長到前綫去了吧？

裘：是的，你怎麼知道的？

伍：我打電話問過副官室，知道師長不在家，所以我來向二位老長官報告報告。

裘：哦！但是你今天怎麼這樣客氣起來？

伍：不是客氣。報告副座參座，我不能再在這兒幹下去了。

屈：你不能再在這兒幹，要到那兒去幹呢？

伍：我再在這兒幹，還有什麼意思？還有什麼前途？

屈：我告訴你，歷史對於我們最要緊，你若是拋棄了你的歷史，那你的前途更暗淡……

伍：是的，不過……要麼……

屈：（站起來）你知道的：前兩個月，人家都以為我要升師長；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但

是我在本師這麼久，再怎麼樣受委屈，只要是不撤我的差，我也還要待下去。

伍：副師長地位，當然不同囉。

裘：我們……

屈：我就是認識歷史的重要，老實說：總有一天輪到我的頭上來，倘若我不離開這個部

伍：（站起來）我決對擁護。我想他們兩位團長也一定……

裘：對的……

伍：不過，我要走也是不得已的。

屈：尤其我不願意搗人家的蛋。不過……

伍：不過，我要走也是不得已的。

屈：不過，我要走也是不得已的。

屈：我再告訴你；你雖然抗戰了幾年，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危險，可是你一離開這兒，就會沒有人管你，你信不信？

裘：副師長的話對的，老兄，忍耐一點，有你的前途。前一星期說我不是和你談過幾次

嗎？

伍：這些我也知道；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非走不可！

裘：爲什麼？

伍：您想副師長到差不過一個多月，一則說我這一團的軍紀不好；再則說我這一團訓練

不夠，昨天在電話裏頭，又給我一大堆釘子碰，我怎麼還能幹下去？我想：大概已

經預備了人來接我的事了吧？

屈：你倒不必這樣想，你還是忍耐一點好。（坐下來）

裘：是的。師長要好心切，想把隊伍整頓一下是有的；不過那都是對事的，不是對人的

。

伍：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不走，有一天必定要達到這個限度，那個時候，恐怕……

屈：恐怕怎麼樣？
 伍：恐怕結果不好。

屈：結果不好，你造反嗎？
 伍：那倒不敢，也絕對不會。
 屈：那還有什麼？

伍：只是恐怕我自己危險。

屈：那兒有這麼嚴重？
 伍：那兒有這麼嚴重？
 屈：你自己站得穩，并且注意檢點，誰能冤枉你呢？

伍：作戰的時候，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屈：我看：師長爲人，雖然個性強一點，心地倒是很好的，並不是一個陰險刻毒的人。

伍：就拿用人來說吧：一個多月來，師部沒有換動什麼人，連軍需人員也不准走一個。

屈：唔——

伍：這個……

裘：總之，這一師是國家的軍隊，我們是國家的軍人，無論誰來當師長，我們也應該照常幹下去。

屈：對了，打完了仗，我們都可以不幹，都可以走。

伍：（心氣漸見平和）說起來，前任馬師長，待人真是寬厚。（坐下）

屈：（突然）哦！說到這兒，我記起一件事情來了。

裘：什麼事？

屈：昨天晚上十點多鐘，呂團長打電話來說：當面的敵人，在陣地上廣播是說我們師長已經換了，新任閔師長，不孚衆望，部下多有反對他的；並且還提到映波你的名字。

伍：（驚異）哪！

裘：這個當然是敵人造謠中傷，挑撥離間的慣技。

屈：但怎麼就知道我們師長換了？又怎麼知道伍團長要不幹？

伍：這真奇怪！

裘：還不是漢奸在這兒作祟嗎。

伍：但是，我除了前一個星期，和參謀長談過一下，此外沒有對任何人……

屈：難道敵人的間諜，還能躲在我們師部裏面嗎？

裘：我總不會做漢奸，總不會做敵人的間諜呀！

屈：……玩笑，那也靠不住，嘿嘿……

裘：（嚴肅）副座！您這是什麼話！

屈：……（解釋）我跟你開玩笑的……並且……

裘：……（依然認真）這樣開玩笑，有失你的身分……

伍：……（意圖勸解）我們……

屈：……（生氣）你要教訓我嗎？

裘：那我怎麼敢？……

屈：……（認真解釋）這兒只有我們三個人，我和你說一句開玩笑的話，並沒有多大關係。

你何必這樣認真呢？

裘：這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因為關係太……

伍：你們二位都是老朋友。

屈：那就算我對不起你，你別生氣。

伍：生氣倒不會。聽次對，不客氣。雲氣定。

伍：那就好了。嘿，嘿，這些做間諜的人真可以說是整不為死。

屈：嘿，嘿，我們談別的。間諜的活動對我們是非常不利的，映波，你那（團）？

伍：不要緊，我們是老搭檔的。我那（團）里差不多都是共事多年的老同志什麼間諜漢奸

伍：高！（一長兩短的哨音，連續地吹着，繼之有遠處的機聲，傳進屋內來）

伍：（全副武裝，由大門進來。）報告，有警報！

屈：敵機有多少架，你看到沒有？

伍：報告副師長，部下沒有看到，聽說只有三、四架。伍：（自負地）間諜能把我伍映波有什麼办法呢！

屈：好了，我知道了。大半是轟炸機，轟門可以不用。三、四架也是來對轟門開近

兵：敬禮。轟門出去，一、二、三。

屈：（點頭答禮。）

伍：話固然是這樣說，可還是謹慎點的

兵：報告，敵機臨空了。

兵：（向後轉跑步下。）

裘：三四架，我們出去躲一下吧？

屈：對了，九架以上，大半是轟炸後方的，我們可以不管。三四架也許是來找我們開玩

吳：笑的（關關）。想不到官軍，蘇漢只有一、四架。

途：伍：是的。是少傑、胡雲挺窮官。

屈：蕭金生九妻。由大門進來。（聲音：官軍！）

聲：有！（一雙兩張的印音。張舞張如音、舞之官軍的對舞。舞風內來）

展：把槍背起來，望遠鏡帶上。

蕭：（背着駭壳槍）走出廂房。是其憶憶探問吳非中不情願。無密。花非（圖）

屈：走吧！（領先走出大門）

伍：（和參謀長互讓先後）不客氣，參謀長。

裘：喂，你來到這兒，總算是客。

伍：好好！恭敬不如從命。

宋：（從左）伍長順次走出去。蕭金生背上望遠鏡也跟着他們下。稍停，機聲漸近，但

風聲並未臨空。此時宋玉萍手持一藍卷宗，匆忙由後廳上來，鬼鬼祟祟，翻閱桌上

卷宗。其他卷宗，毋復尋閱師長的床上；但並無所獲，轉而翻閱藍色卷宗內的電文。

副：（時機聲漸遠）副師長先行由大門上。）

朱：（頗不安）哦，副師長回來了，這兒又有一個電報。（將藍色卷宗呈交副師長）

屈：（接過卷宗）唔——你沒有去躲警報嗎？

朱：（完全恢復了常態）是的，因為沒有什麼關係，用不着躲。

屈：唔——對的。（打開卷宗看）怎麼錯了這麼多字，是你翻的嗎？

朱：是的，那是收報發報的錯誤，我們翻電報是不會錯的。

屈：哦，好了。（稍停）唔——你對於這個工作還感興趣嗎？

朱：還好。（意味深長地）……

屈：你來了兩個月了吧？（否定了）

朱：是的。快兩個半月了。（意存挑撥）記得我來的時候，正是聽說副師長要升師長的

前

時候。對面關半日了。（意吞聲）這好弄來的劫難。五身靈氣隔隔是喪其軀魂的。

屈：唔……不過事實已經否認了。

朱：我們這位新任的師長……

途：你現在不再想家了？

屈：哦——那很好。噯，聽說你的藝術很不錯。

朱：麻麻虎虎。因為我的父親喜歡喂馬，所以我八九歲就能騎馬。

屈：哦……

朱：噯，副師長還有別的話要問我嗎？

屈：唔——沒有了。你去吧。

朱：唔——（遲疑）是的。……

屈：唔！朱同志，我還問你……

朱：（站住）副師長還問我什麼？

(大門外脚步聲響) (靜並氣內來)

屈：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朱：(回頭一笑)仍走進後廳。

萬：(隨同) (施化文裘明亮萬策全，相繼走進來。)

萬：副師長好哇！(同員回來再演)

屈：好，你好。(公事) (某事某事來編演編演) 謝

萬：托福托福。

屈：請坐！噯，化文，你昨天怎麼沒有過來？

第 施：是的，昨天有點事情。

一 屈：哦。勤務兵！蕭金生！媽的，這傢伙不知道他怎麼這樣好玩，有一點事情出去了，

就是半天不回來，真是可惡！

23 表：他大概替伍團長找馬佚去了吧？

屈：哦，伍團長回去了？

姜：是的。副官回去了。

24 屈：噯，你們不抽煙，喝茶不喝？

前 萬：不客氣，副師長，我不喝茶。

施：天氣還不熱，倒不需要多喝茶。

途 屈：都不喝，我就不倒。

萬：今天有點事情，要請示諸位長官。

屈：公事還是私事？

萬：噯，當然是公事，私事那敢來麻煩副師長，嘿……

屈：公事等我們師長回來再說罷。

萬：副師長在也是一樣。

屈：那就不同得多了。

萬：客氣客氣。嘿……

（三長聲一組的哨音，傳進屋內來）

施：解除警報了。……

屈：早就應該要解除。噯！化文，怎麼你們政治工作隊，這麼久都沒有演戲呢？

施：快了，又要演了，……

屈：你們那位「迷死」錢真不錯。

葵：（向屈志伸做一個眼色，暗示萬區長在座）戲演得真好。

施：麻麻虎虎。

萬：的確很好，其他的也演得不錯。

蕭：（急步上）報告，警報解除了。

屈：我曉得。你這混賬東西，跑到那兒去了？（稍停）還不趕快倒茶！（對面）

蕭：是（倒茶後，把望遠鏡掛在原處，然後走進廂房去。）

幕
葵：你們二位都在我們這兒吃飯再走罷。

25
萬：嗯，不客氣，不客氣。我想……

（大門外馬蹄聲響）

施：聽！大概是師長回來了罷？

屈：唔。不容。不容。……

前 幾：差不多。……

萬：好極了！好極了！……

途 屈：好極了！好極了！……

閱：萬區長來了。……

萬：是的。師長……

閱：好。請坐！

萬：（明知故問）師長到前綫巡視回來。……

閱：是的。……

萬：真是，太辛苦了，嘿……

閱：那兒說得上。……

前 萬：（朱玉萍由後廳上，向閱師長一點頭後，即匆忙地走出大門去了。）

閔：是的。嗯——我看：我門每天可以抽派五百人……

裘：五百人對於訓練……

閔：這個——沒有什麼大的妨礙吧。

萬：（感謝）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閔：不過，你們要把真正需要幫助的入家，調查清楚，送到施主任那邊，以便我門政治

部好好的計劃。

萬：是的，是的。嗯——還有派伙子的問題……

施：是的，萬區長希望我們每天減少一點數目，以便他們能不違農時，把秧都插下去。

閔：現在每天是多少？

屠：好像是八十名。

萬：是的，是的。

裘：我看——哦，是八十名。

閔：怎麼分配的？

閔：（嚴肅）萬不能這樣做！……

萬：噯，是的是的，當然不是現在的話。……

閔：將來也不可以，因為我最不喜歡這種事。

萬：是是，師長這種謙懷，實在令人敬佩；我一定遵命去叫他們打消這個意思。

閔：那好。……

施：還有剛才萬區長和我談起：駐在鄧家舖的隊伍，有一些士兵常常隨便拿人家的柴火
啦，打人家的狗吃啦，還有故意對年輕的女人說瞎話啦……

萬：（小心）噯，這個是小事情，少數人，難免的，難免的。
閔：這個事情不小哇！，一定要趕快糾正才好。駐在鄧家舖的是伍團嗎？

施：是的。……

屈：依情理說，對娘兒們說瞎話，也許是有的；至於拿人家柴火不給錢，恐怕未……
萬：（更加小心）噯，我是聽他們說的，也許是我聽錯了。嘿……

閔：不，軍隊是國家的，你們見到有什麼不好，一定要和我們說，半點也不要隱瞞。至

於我們的態度，不怕不好的，只怕不知道。尤其怕知道了不能改正。所以你今天說的這些個事，我們寧可相信他有。

施：對的。（大意而語）

閔：我想：政治部還要加緊訓練工作，啓發他們自覺的紀律。總之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軍紀不整飭，勝利就無法保障，這關係太大了！

萬：是的是的，師長明見。

閔：唔，這是本然的道理。

萬：是的。哦，時間不早了，施主任請再坐一會兒，我先要回去了。（起立）

第一幕 閔：（起立）玩一會兒，在我們這兒吃了晚飯再走吧。

一 萬：謝謝！謝謝！師長和諸位都很忙，不敢多打攪。

幕 閔：你太客氣了。那好，我們再見。（與萬握手）

31 萬：（向衆人連連彎腰）再見，再見。（下）

（送萬區長走後，大家各找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或站立）

裘：昨晚敵人在陣地上廣播的事，詳細情形究竟如何？

閔：哦！我正要和你們研究這問題。敵人的間諜一定在我們師部裏面，不然，好些瑣碎

的事情，敵人怎麼會知道的？（與萬雲平）

施：哦！……（與萬雲平）……不許……

閔：（想起什麼）李得勝……

李：有……（由廂房出來）……

閔：你應該去看看馬快回來沒有？馬要好好地喂一下。

李：是……走出大門去了。

屈：這真奇怪……

閔：（沉思）我想……他不但躲在我們師部裏面，而且好像還在我們左右……

戴：……（大家面面相覷，深以為怪。）

屈：何以見得？

閔：何以見得？你想：我們兩個人只前幾天夜晚……睡在……隨便說了幾句笑話……敵

也廣播出來，開我們的玩笑。

屈：媽的！真可惡！

施：竟有這樣的事情！

閃：他若不是在我們的左右，怎麼會知道這些個？

屈：我們的左右，那個房子裏面，就只是住了他們兩個勤務兵，他們絕不會做漢奸，也

不是……

閃：我也相信他們不會。你們看：還有什麼可疑的人沒有？

裘：可疑的——沒有哇。

第 施：（輕聲）那個女譯電員朱玉萍，是誰介紹來的？

一 屈：她是前任馬師長的姨妹的同學，是那個走了的章祕書介紹來的。你還疑心嗎？

第 施：那倒不是。不過她的工作最容易洩漏祕密，而且她又是一個女的。

33 屈：老兄！你「間諜史話」看得太多了吧；但是不一定是女性就會做間諜的。

施：那當然囉，我這不過是聊備一說。

裘：這倒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閔：唔——同時我不懂伍團長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我來了他就說不幹呢？

施：像他們外國軍隊就好，臨敵易師，滿不在乎，一樣的打勝仗。

閔：我真羨慕他們這一點。

裘：那是因爲他們人事上了軌道的關係。

閔：不過，我總沒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觀念，這一個多月來，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裘：這個我看沒有別的，就因爲從前馬師長放任一點，大家覺得方便，現在一切要整頓

，要進步，所以就……

閔：難道不加整頓，不求進步，照這樣下去，就可以得到最後勝利嗎？

施：那當然。嗯——我以爲這是時間的問題，時間長一點，他們一定都可以瞭解師長的

意旨的。

屈：不過，軍隊是要嚴的，是要整頓的，但是還要慢慢地來……

閔：慢慢地來，在平時說是不錯的；但在這個時候，似乎要加速度才好。

李：（急步上）報告師長，馬快說，馬不見了，找了許久，還沒有找到。

閔：怎麼會不見了？問問衛兵哪，我不是在門口下馬的嗎。

李：是的。衛兵說：有一個弟兄，把馬牽走，衛兵問他拉到那兒去？那個弟兄說：交給馬快去喂去。可是我們回來的時候，馬快是走在後面。……

閔：（站起來）這個我曉得，馬究竟怎麼樣不見了？

李：是的，馬快回到這兒以後，聽衛兵這樣說，就到馬號裏去，一看馬不在，他就到處去找，現在還沒有找到。

屈：唔——哦！師長剛回來的時候，那個朱譯電員，不是打這兒走出去嗎？

閔：是的，我看到。

屈：恐怕就是她騎去了？

施：您也懷疑她嗎？

屈：不，我是說她喜歡騎馬，並且馬術很好。怕就是她騎着玩兒去了。

施：哦——

閱：唔——（對李德勝說）你快去多叫幾個人，到各處找一找朱譯電員，要快一點！十

分鐘以內，找到或找不到，都要回來報告。

李：是！蕭金生！

蕭：有！（走出廂房）

李：跟我來！（同蕭下）

裴：這個事情不簡單哪，我到吳祕書那兒去問問看。

閱：好的，假如可能的話，最好把朱玉萍的行李檢查一下。（坐下來）

裴：好的。（走進後廳）

屈：我仔細想起來，剛才施主任的話，也有些道理。

施：啊，對去要去。回去再問回來再和對，對對長去五對面。……

閱：唔——怎麼說？

屈：師長沒有回來的時候，不是有警報嗎？

閱：是呀。（踱步）

屈：我和參謀長伍團長幾個人去發警報，後來我看敵機不是打這兒飛過，我就先回來了。
施：那個時候她一個子在這屋子裏頭。……

屈：誰一個人在這屋子裏頭？

施：辦個朱玉萍，不對一號。

屈：哦！後來怎麼樣？對誰說去？

施：後來她看見我來了，就交一個不關痛癢的電報給我。喏！就是這個卷宗裏面的

註：……

屈：那也太可疑了。現在我們這樣辦。第一，即刻打電話通知各團和左右翼的友軍，注意我那一匹馬，如果發現這樣的馬，不問騎馬的是什麼人，連人帶馬一起抓來。第二，要騎兵連派人沿交通路員向各方面去追尋。

施：這樣很好。去。

屈：那末我來打電話。……急播電話……總機嗎？要副官室，快一點……怎麼？說到話……把他摘下來，我有要緊的事。……哦！是的。我副師長……顏副官你趕快

過來一下，馬上就來……喂！喂！！總機！再接騎兵連……什麼？電話線斷了？要半
 點鐘才能修好，媽的，你們真是混蛋！半點鐘修不好，我要殺你們的頭！（把聽筒
 重重地丟下去）

李：（急步）報告師長，朱譯電員跑了！

閔：誰說的！……如果警長還對面說，不開槍的話，去十個人，每人帶一匹馬來，讓
 李：東邊村口上的哨兵說的，他看見一個女官長，騎馬出去，離開村口里巴路以後，就
 打起馬飛跑！

屈：那不是她還有誰呢？

閔：不管怎麼樣，你趕快跑到騎兵連去，叫他們派人去追趕！

李：報告，打電話不快一點嗎？

屈：他媽的！電話壞了。

李：哦，是！我跑去。（跑步下）

施：未必她真是敵人的間諜？

閱：唔……

屈：她大可……

裘：（手拿一張信紙，由後廳匆匆跑出來。）我們還在做夢？你們看，這是她枕頭底下

搜出來的。（雙手持給大家看。）

閱：（一把搶過來，一面看一面唸出來。）「師長和諸位長官：我到這兒來工作，已經

有兩個多月了，多承諸位幫忙，使得我得到很多便利，中心十分感激！但今天我已

經覺得不能在此地待下去了，同時我的上司，也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去工作，所以很

冒昧地借了師長的馬，飛步脫離這個危險地區。馬是要歸趙的，請稍安勿躁；至於

我這個人，也許不再見面，也許還有機會見面。說到這兒，諸位不要懊悔沒有抓住

我；但要曉得：兩個多月來，我沒有對任何人下毒手，那是對你們施的大恩大德。

玉萍留言。（將信紙一把抓緊，望地下一擲。）

幸虧發覺得早，真有這麼糊塗的事嗎？

幕落

——求衣：這是因為師長認真整頓所壞人站不住不能不逃跑了。

閱：

明天普遍發一個通報敵人的間諜正在對我們活動

要嚴密的加以防範。

求衣：是！

第二幕

王莉：……

時：第一幕五個月以後，深秋的一個夜晚。

地：蔡鎮——接近前線，比較重要的地點——廊綺人的家中。

人：廊綺人——即朱玉萍的化名。

王媽——三十七左右，廊綺人的女僕。

伍映波——見第一幕

秦富民——四十餘歲，蔡鎮商會會長。

衛士——二十餘歲，伍映波的衛士。

老黃——四十餘歲，廊綺人的助手。

景：廊綺人的臥室兼會客室，有一道門通到後房，還有一道門通到外面，窗子當然也是有的。

佈：臥房中的陳設，雖不是怎麼富麗，但在本鎮，應該是首屈一指了，這兒沒有電燈，所幸大號

的煤油燈，光力也很強，因此房內并不算暗淡。

幕啓：麗綺人對鏡梳妝，王媽站着伺候，她們并談論自己的工作問題。

麗：今天那個報告送出去了沒有？

王：我是交給老黃的，大概沒有問題吧。

麗：我告訴你，伍團長我在五六個月以前見過他的處士來，再談上兩句是

王：啊！那你不怕他認得嗎？

麗：我相信他決對不認得我。

王：也許這兩天，他假裝不認得你，等他把你的證據拿到以後，

麗：你怎麼不向好的方面想。（稍停）你再想想看：他不過偶然見過我一面，既沒有說

王：過話，更沒有同桌吃過飯；再加上我的裝束已經變了一個樣子，而時間又隔了快半

年了。我真不相信他認得我。

王：這樣說來，那當然囉。

麗：不過他們師部的人，也許還有能把我認識出來的。

王：好在他們師部沒有駐在這個鎮裏頭。

鄭：這個——還是要小心，以後你不認識的人，不要隨便讓他見到我，你先要問個清楚

明白。

王：我曉得。

鄭：我想：這個地方，我已經工作了三個多月了，他們部隊不換防，沒有問題，我還可

以待下去。可是現在閔師長的隊伍來了，我是很危險的，所以我早上送出一個報告

……，就是要請求調動一下。

王：但是您現在和伍團長有了這樣的關係，很可以多做一點工作。

鄭：那是不錯的；不過因為他們師部的人有常常到鎮上來。再加上閔師長行動機密得很

……，不容易得到正確的東西。

王：聽說伍團長和師長不大對，這不是很好利用的嗎？

鄭：是的……

（大門外打門聲）

鄺：恐怕是伍團長他們來了，你去開門去！

王：好的，你的東西都收好了吧？

鄺：你快去吧！東西本來沒有擱在外面的。

（打門聲又響）

王：來了，來了！（下）

（鄺倚人將房內檢點一下，然後走進後房去。伍團長秦會長相繼走進來。）

王：（跟在他們後面上）請坐請坐！（一面倒茶）小姐，團長會長來了，

鄺聲：歡迎歡迎！

伍：歡迎要出來呀。

鄺：對不起，就來了。

（王媽下）

秦：您看看我替您介紹的這位女朋友怎麼樣？

伍：那還用說嗎。這總是你老兄的功勞，將來我一定要重重地謝謝，哈哈……

秦：那兒是我的功勞？這正是你絕大的艷福，也是你們前世的姻緣。哈哈……

伍：哈哈……你真會說話。

（灑綺人由後房出來）

灑：你們笑些什麼？是在笑我嗎？

伍：傻，差不多。

灑：（走到粧台邊，照一照鏡子）笑我什麼？

伍：笑你……哦，我不說了。你猜吧。（一面喝茶）小哇，團圓會要來了。

秦：哈哈……（灑）不怕你怎麼聰明，這個你總猜不着。去，去團圓會要請繡去並來。

灑：哼，我不猜便罷。

伍：要猜呢？（團圓又響）

灑：要猜？要猜他三個八九不離十。團圓

秦：好哇！（灑）東西都來了！

灑：……（王媽由外門上）……

王：小姐今晚弄什麼點心消夜？

娜：（轉身坐到床上）你們二位看，吃什麼點心好？

伍：富民兄，你說明再弄。我這早出門自己前世的緣分，用不善燒餅。

秦：隨便隨便。好像前天夜晚那個餃子，做得很好。請再弄文，再弄點心。請再弄點心。

伍：我地讚成。不弄。

娜：那末你就還是預備餃子罷。

王：是的。（不見得門聲，急急帶氣語了）我問你們，願不願對我好一點。

秦：不過，假如趙處長錢經理他們二位不來，牌打不成，我得要早回去，你可以少預備

伍：弄點心豈肯出服。

娜：就是他們二位不來，你消夜再走也不遲，未必您的太太就那麼厲害嗎？（拿支香煙

伍：那送給富民。）我這早出門自己前世的緣分，用不善燒餅。

伍：哈哈……消滅又替苦弄弄調子。（對一團團當對置坐下）

秦：（起身接煙）好不不好，不是這個。他們都不來。我一個人在這待下去，就誤你們的事。

情，你們不罵我不知趣嗎？

鄺小姐：「不，伍太太，對不對，哈哈。」

秦會長：「你總是挖苦我幹嗎？（找一個適當位置坐下）」

前秦：「呢呢！小姐，這就冤枉我了。我替你介紹這樣一位既有錢又有力的好朋友，您還說我挖苦你，這真是……」

途伍：「這真是豈有此理。」

秦：「對了。哈哈……」

鄺：「好了，我不跟你們說這些俏皮話了。我問你們，剛才究竟笑我什麼？」

伍：「沒有什麼。」

鄺：「（撒嬌）我不信。」

秦：「你別着急，我告訴你罷。伍團長說：我介紹你和他做朋友，他很滿意。他說是我的」

功勞。要重重地謝我，我說是你們自己前世的姻緣，用不着謝我。」

鄺：「我不相信這是真話。」

秦：「（着急）這這這真……」

伍：你不是又要發一筆財了嗎，你們商人真有辦法，哈哈……

秦：說起來還不是仗你們幫忙嗎？商人誰敢不來？

伍：這是替抗戰搶救物資，我們應該要幫忙的。

秦：秦得意：總，這也算是我們商人，對國家社會一點貢獻。

伍：不過，我以為你這個貢獻，越小越好。

秦：此話怎講？（手對一手茶碗，煞氣陡現門口去。）王誠！王誠！！

鄭：因為你偷運進來的東西。（頭茶則）

秦：哢哢！小姐，什麼偷運進來？笑出如來。

鄭：好！就算是你搶運進來的呢？相夏都是蝦米啦，綢緞啦，化妝品啦，這和抗戰有什

麼關係呢？我問你。這話真供笑則。

秦：聽得！這個！多少總有一點關係。

伍：（對鄭說）哟！我倒看你不出，你還滿懂得一套愛國理論哪。

鄭：我那兒懂……（聲音很幽，清亮顯露新張大。

秦：噢，您今天才知道，她從前還做過宣傳隊的隊員哪。

伍：那末，不但是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行家了。

伍：你們是在罵我呢？還是在捧我呢？

王：（王媽手拿滿盛開水的細磁茶壺上）

王：會長，茶葉要不要換一換？

秦：不用，把冷的倒了就行。（看手錶）哎喲！十點多鐘了。

伍：還早得很。

王：團長，茶葉換不換？

伍：（揭開碗蓋一看）也可以不換。

王：小姐，錢先生，趙先生，今晚來不來？

秦：昨天他們說不一定，這時候不來，也許今晚不來了，吧，餃子少預備一點好了。

王：好的。（倒好了茶即下）

秦：（站起來）他們兩個不來，牌也打不成，我要走了。

伍：再坐一會兒，還早哪。

鄭：讓他早一點回去吧；不然，他的太太要發脾氣的。

伍：哦，真是這樣的嗎？哈哈……

秦：鄭小姐，這樣說我就不走了。（坐下）

鄭：那我當然不能下逐客令，不過，您的太太處罰您的時候，可不能埋怨我。哈哈……

伍：哈哈……

秦：鄭小姐真會開玩笑，哈哈……

鄭：你們談一會兒，我到廚房去看看。

伍：催她快一點把餃子拿來。

鄭：好的。（王）

秦：今年我們到南京去過舊曆年，有沒有希望？用您軍事家的眼光看一看。

伍：這個很難說，要看這一次同盟國在太平洋的秋季攻勢，今後進展如何？才能做一個

比較正確的判斷。

秦：是呀，這幾天報上說，美國澳國的軍隊，已經在爪哇島登陸；新幾內亞也完全收復了。緬甸大部份又重入我們手裏，泰越民衆的自由運動也聲勢洶洶。這些都好像秋風掃落葉，大有打到日本三島去的可能。

伍：我看用不着打到日本三島去，問題就解決了。

秦：怎麼說？

伍：如果英美澳荷，把太平洋的失地，全部收復了；緬甸也完全拿回了；安南獨立運動也成功了；那麼泰國也必定要轉入同盟國的懷抱，這樣，日本在海外的力量，當然全部被消滅是無疑的。假如我們在中國本戰場，同時能一直收復東北四省，拿回台灣，解放朝鮮，你想，到那個時候，戰事還不結束嗎？

秦：這個太理想了。

伍：一點兒也不理想，事實上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秦：那末，到南京去過年是沒有問題了。這樣戰事豈不是快要結束了嗎？

伍：你還希望更打久一點，好越打越肥，是不是？哈哈……

前 途

秦：嘿嘿……不過您不是也越打越大的嗎？嘿嘿……

伍：哈哈……不過我們是拿性命和熱血拼命的。不是對要命來……

男聲：報告團長……

伍：什麼事？

衛：……上……報告團長……副官來說……師長來電話……請團長去接電話。

伍：副團長不在家嗎？

衛：在家；但是師長要團長親自去接話。

伍：（不高興）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呢。大驚小怪地！

衛：團長去不去？周副官還在大門外等您。

伍：好了，我去看看。有燈沒有？

衛：有……請看電燈。

伍：哦，這眼兒……你在這兒等……我接個電話就來。

秦：呃……不……我也……美……日……

伍：那末，我喊她來，打一個招呼。（走到房門口）綺人！綺人！

鄺：「暖」來了！

伍：（對衛正說）好了，你到大門外去等！

衛：是！（敬禮，向後轉下。）

鄺：（由外面匆匆進來，幾與衛正相撞）喊我幹嗎？

伍：我有點事情，出去一下，馬上就來。秦會長也要走，用我的紙衣，就是去辭給回去。

鄺：餃子快好了，人翻手，叫門關上，拿出論說來，待開謝幕台的小冊，請各手辭，並

伍：等一下再煮罷。

鄺：秦會長也走嗎？

伍：我還不吃餃子了，再會再會。

鄺：（辭給秦先後後，相借外出）

鄺：再見，秦會長，我不送了。

秦：不客氣，不客氣，不客氣。

酈：（由後房走出來）瞎？什麼人來了？

王聲：自己的人，您打開門吧。

酈：誰呀？（門開後，王媽與一男子偕同進來。）哦，老黃。

黃：是的。

酈：大門關好了沒有？

王：關好了。

酈：老黃，你看見伍團長他們走過去嗎？

黃：看見的，他們打那邊街口轉了彎，我就進來了。這兒有封信，（自懷中取出）您請

看。

二 酈：好，你坐下罷。（接過信來）

黃：不敢當。（仍然站着）

酈：（折開信看）表面是些無關宏旨，普通問候語氣，乃取出藥水，塗於反面，就燈下

低聲讀現出的密令。（一）石雲女士：（二）本師團定於明十七日，對當面敵人高聲

行拂曉攻擊。(二)爲攻擊容易起見，已派支那皇協軍一百名，組織便衣隊，喬裝

菜販柴販，於拂曉潛入蘇鎮；並已派定山本大隊爲其友援。(三)開始行動記號，

規定在中心大街，連放三槍，各處即一齊動作，此記號由該便支隊汪隊長，於早晨

五點鐘發動。(四)請貴女士即晚佈置一切；並指派手下人預伏各處，接引便衣隊

連絡記號爲：左手摸鼻頭二下，再抓左耳一下，問答均同。司令官……」這般急

黃：「這怎麼辦呢？爲什麼不早一點通知我？」

劉：「外面打門聲急。」

黃：「聽誰打門？」

王：「稍停，真是老黃，你趕快躲到廚房裏去。」

黃：「那不妥吧？……」

劉：「王媽，你先答應一聲吧。」

王：「(打開房門)來了，誰呀？這人來了？」

(7)

娜：那麼，老賁你走後門出去罷。

王：（轉回來）快一點，老賁！好像是團長他們來了。

黃：信收好。

娜：（打門聲又起）門。誰？

王：我知道。天！你快一點！

黃：好好才說呀！不該。請一團團長來了！

王：我去開門了。

娜：（先問一問清楚）急忙把信鎖進小抽屜中。然後照一照鏡，掠一掠髮髻。

王：討厭！怎麼不早三天告訴我們。（在室內走來走去，但一會兒態度就鎮靜了。）

二王：（急步進來面有怒色。）真是該死的東西！

娜：究竟是誰呀？

王：誰知道那個死鬼。他找十二號錢家的，怎麼找到我們十二號來了？真是活見鬼貼

王：這個該死的東西，差一點把人急壞了。你趕快到後門把老賁找回來。

王：好。(下)東西。差一擺弄人怎麼了。將誰對誰對誰對誰對回來。

鄭：(先順手將房門關好，然後把抽屜打開，取出密信來，再就櫃子裏，拿出一隻高跟鞋，把高跟摘下來，取出一張本鎮的交通路線圖，他獨自一人，在燈下細加研究。

二王：(唔！討厭！討厭！)真長篇大論東西！

王：(上)小姐，老黃不在後門了。(其室內去來去法，即一會景與更隱藏籍)。

鄭：他怎麼這樣害怕，跑遠去幹嗎？(其室內去來去法，即一會景與更隱藏籍)。

王：他一會兒總要來的吧。

鄭：那是不錯的，不過，萬一伍團長來了以後他再來，那不是很麻煩嗎？

王：我想法子。(其室內去來去法，即一會景與更隱藏籍)。

鄭：也好，他來一定走後門。我先告訴你：我們在這兒的，除了你我，就只有老黃他們

黃：三個人。

王：是的。(其室內去來去法，即一會景與更隱藏籍)。

鄭：明早四點半以前，要老黃在西邊路口等候，帶他們去包圍團部，并破壞電話總機和

王：無線電台。尤老二到南路口，引他們襲擊第一營和砲兵連。小七到東北路口，帶他們襲擊第三營；同時注意范村方面，阻止他們第二營進來增援。並且還要告訴他們。凡是看到賣菜的，或是挑柴的，先做連續編號。記號，你曉得嗎？

王：您剛才唸的那個，我曉得。（以手試做之門插到官關投。）
王：對了。但是佈置好了，要等大街槍聲三響以後，再開始行動，可不要忘記了告訴他。（他大聲氣來）

王：是的。我們這兒怎麼辦。（他面帶高水聲進來。）

王：這屋子裏頭，我自己担任；不過大門口，最好要他們派便衣隊兩名把守，那個時你只在後門看好，不要讓他們跑了。（他大聲氣來）

王：您一個人，怎麼能對付他們兩個人呢？

王：（一面收拾地圖和密信）那您不用管，我自有辦法。這還不簡單嗎，我們是有準備的，他們是冷不防的。（他大聲氣來）

王：我看您要小心一點兒。

那當然囉。心一凜。

外面開門聲響，跟着有幾個脚步聲走進來。

聽！（急忙將地圖和密信收拾好）

伍聲：綺人，綺人！

（答應之後，轉臉輕輕地嚴重地對王媽說）我的天！你怎麼慌得連大門都沒

有開好。

王：（舌頭一伸）險！（打開房門，外面電筒光射進來。）哦，是團長回來了。

伍：（走進房來）你們還沒有睡。

：沒有，等您好久了。

伍：對不起，對不起。噯！這麼夜深，你們大門都沒有關好。

：是呀，王媽做事太粗心了。不過，有你們的隊伍在這兒，也不要緊的。

伍：哦，我們隊伍駐這兒，你們可以夜不閉戶了。哈哈。

王：我去弄飯子吧？

伍：(坐下)我剛在團部吃過一碗麵了，餃子你們吃吧。喂！今晚我多帶了一個人來，讓他兩個吃一點。

王：有的是，弄好了我去請他們。

伍：那好。

鄭：(走進伍團長坐處)您不是說過：不願意您團部知道這地方的人太多嗎？幹嗎今晚又多帶一個人來呢？

伍：這個沒有什麼大理由，就是怕夜晚有事需要人跑腿。

鄭：(站起來)怎麼今晚這兒要打仗嗎？天！那我們女人怎麼逃得了呢？

伍：(站起來)不是，不是這兒有什麼事。這兒離前綫還有三十多里路，幾年來都平平穩穩，怎麼會打起仗來？

鄭：那您幹嗎說怕夜晚有什麼事？

伍：我是說：怕師長又要來找我的麻煩；因為他聽說當面的敵人，似乎有調集部隊進攻

的模樣，要我們準備應援。

鄭：哦，那末剛才就是師長找您說話了。

伍：是呀！（計福長又變來姓鄭的調）因爲那姓鄭的當面誇人，因平不講那話，所以

鄭：您今晚做何準備？（鄭官外想事）

伍：我想，敵人根本就沒有力量進攻。即使是明天拂曉攻擊我們的話，也沒有關係，我

們前線有陣地有守兵，敵人就能隨便攻進來嗎？今晚我準備幹嗎？（雙手來搭平

鄭：我也是這麼想。（計福長又變姓鄭的調）天！那姓鄭的太人志氣了！

伍：而且這麼多年來，天天都在打仗，我們還要準備什麼？

鄭：對呀！（明知故問）你們那位師長姓什麼？

伍：他姓閔。（圖其悲劇）惹不起，惹不起，不願意聽閔的談話，那姓鄭的

鄭：閔。

伍：你不曉得，我們那位神經師長了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就要大驚小怪起來的。

鄭：他駐紮的地方，不是離前綫還要遠一點嗎？爲什麼那麼怕？

伍：那倒不見得，不過他太小心了，滿討厭，（計福長又變姓鄭的調）那一個姓鄭的帶了一團人來，

鄺：我看：小心一點也好。……走去把房門關好，以候哨音。室內幽微，前燈只有一盞光。外面
伍：（坐下，並細看鄺綺人的面孔）這三四天來，對我有一句話，總想對你說，却恐臨到一

正要說的時候，又忘了。……（看看年表）啊。都開不早了，快門鐘吧。

鄺：（挨近伍團長坐下）那末，現在是不是記起來了？是不是要說？

伍：（以一手搭鄺綺人的肩上，把她的上身撲過來，靠到自己胸前）對呀，我正是記起
……來了，並且還要說呢！

鄺：（媚態）那好極了，我準備以最愉快的心情，敬聽您的高論。

伍：我覺得奇怪！

第 三 幕
王聲：小姐！小姐！！……

二 鄺：（坐正）幹嗎？……

王聲：餃子好了。……

63
鄺：（向伍團長）您再吃一點吧。

伍：一點都不要，你吃吧。……

王媽：要睡了，我也不吃。（答復王媽）不要了，你們吃吧。

王聲：噢，真長。您再打一碟粥。

幕前 王麗：您剛才說覺得奇怪，奇怪到什麼程度？

二 王麗：您不要搗蛋，聽我說：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你似的。

途 王麗：（滿不在乎）就是這句話，這就是三四天來，想要對我說的話。

王麗：是呀，是呀！

王麗：（起身照一照鏡）可是我一點不覺得在那兒見過您呀。

王麗：我是真的話，可要騙誰！

王麗：我也是真話。不過您要曉得：中國有二萬萬女人，我想開樣子彷彿像我的王麗，沒
有，也許您好像看見過的就是她。是頭頭來？是不是要騙？

王麗：我只好這樣想，哈哈……。（看看手錶）哦，時間不早了，我們睡吧。

王麗：好的，您先上床，我去換睡衣去。（走進後房）（伍團長伸懶腰，揮哈欠之後，一
面解扣子，一面將煤油燈弄小。幕落，片刻即啓，室內的煤油燈只有一點光，外面

打房門聲甚急。

衛聲：團長！團長！！

伍：瞎！誰呀！！

衛聲：是我，師長請團長馬上去聽電話，有要緊的事！

伍：唔——討厭！（稍停）什麼要緊的事？誰說的？（將煤油燈轉大，上身僅穿襯衣，下身已穿好軍褲。）

衛聲：我不知道，副團長要周副官來說的。

伍：真是討厭！我就來，你們在大門口等我好了。（穿上軍衣，並佩起皮帶手槍來。）

第 衛聲：是！

二 團：（穿着睡衣，睡在床上。）唔——什麼事。幹嗎就起來？（翻身面向床外）

伍：（一面仍自穿衣）又是打電話來找麻煩，媽的真討厭！（背向着床）

團：哦，（半身坐起）現在幾點鐘了？（若有所思）

伍：唔——（看手錶）現在四點過二十分了。

伍：（怒氣）我知道！（將簾綺人推開）我要走了，你睡吧。下！

鄺：（無可奈何）那末，您要快一點來。

伍：當然！（匆忙走出去）

鄺：（立時恢復本來面目，並站在房門口，若有所待。）王媽！王媽！！睡死了嗎？王媽

王：小旦王媽！！

王聲：噫！王媽！

鄺：快起來！

王聲：起來了。

鄺：（發急）一定要失敗！一定要失敗！糟透了！簡直糟透了！（稍停）王媽！！還沒有

第二 起來嗎？

王聲：來了，來了！（匆忙走進來，衣服還未扣好。）什麼事？小姐。

鄺：什麼事！你糊塗了嗎！

王：（向床上及四面一看）怎麼！他們都走了？

鄭：可不是嗎。我交代你的話，你跟老賈說過了沒有？

王：說過的，他夜晚十一點多鐘來到後門的時候。我跟他說過的。

前 聲：唔——

王：噯，小姐，現在幾點鐘了？

途 聲：（看手錶）哦，四點卅五分了；假如我們能夠按時發動，他們這個時候，即使知道

了，也不會準備得這麼快，我們還是有成功的希望。我換衣服去。（走進後房去）

（大門外發生事端）

甲聲：誰？在這兒幹嗎？

王：小姐，聽！

乙聲：抓住他！抓住他！（並敲着門口，聲音預着。）王：王！王！王！王！王！王！

丙聲：他跑就開槍打！出去！

（外面槍聲兩響）

鄭：（匆忙跑出來，身上只加了一件秋大衣）王媽，你快去看一下！

鄭：這種時候，真要小心，我早就說，要您待到天亮再走。

鄭：我倒不是怕這個。

幕前：不眠夜（外面遠處，有稀疏的槍聲。）

二：副伍：副伍站了起來，怎麼外面打了好幾槍，你聽到沒有？

途：鄭：恐怕還是你們兩個勤務兵，追過去放的吧。

副伍：不會的，我叫他們馬上就回來；而且這個不完全是駁殼槍聲。

副伍：副伍（外面槍聲四起）

伍：不對，發生事情了。（想走出門外去）

副伍：副伍（拿出手槍來）對不起，不許你走。

王王：王王（回過頭來）怎麼一回事？

鄭：舉起你的手來，又是什麼事？

副伍：你要幹嗎？你那兒來的手槍？你開什麼玩笑？（遲疑地舉起了兩手）

王王：王王（匆忙跑上）小姐，事情按時發動了，看形勢一定可以成功。

鄭：你趕快到大門外去看看！

王：好。我先去開上後門。（匆忙下）

鄭：要麼到裏面去看看是射擊。

（外面槍聲漸密）

伍：事情我完全明白了，只是你難道不能原諒我一個人嗎？

鄭：這個，真難！我想原諒你；但是我的上司未必能原諒我。我不走近伍團長，預備奪過

槍，他身上佩的手槍。）

伍：伍團長突然飛起一脚，將鄭綺人手中的槍，踢落出窗外，鄭尚欲去檢取手槍

（伍團長已拔出身邊之槍了。）

二：伍：對不起，快舉起你的手來去。

鄭：請你把槍口對準我的胸膛吧；但是哈哈……但是，你胸膛裏頭的子彈……

伍：子彈，怎麼樣？

鄭：晚上我替你退出來了。

院門邊。

第三幕 結果官長陳壽康的審，原本在蘇匪亦前朝獻土豪後，蘇匪線可以作

審問。

同時：第二幕三天以後的早晨，十冬里過，時，結果商人再來羅文，蘇匪線最蘇容是受匪魁

地：蔡鎮閱師長的辦公室……

人：閱師長——見前

屈志伸——見前 商人對用前彈書，不於五級，因以據證派派。

李得勝——見前

錢明英——二十左右之政治工作隊女隊員

施化文——見前 蘇匪線五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共同將次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

伙 伙——伙十左右，師部的伙伙。

秦富民——見前 蘇匪線五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共同將次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

贖金山——見前 蘇匪線五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共同將次蘇匪團團長與公與土。

蘇軍法官——四十餘歲，軍部的軍法官。

伍映波——見前。

景：西式的房間，有通到外面走廊的門一道。其中的家具，則係半中半西的，而安放的位置，並不十分合理。壁上一點字畫，也殘缺不全；看來雖不怎麼凌亂，却有剛經過戰事，秩序

還未十分恢復的模樣。

幕啓：團師長和屈志仲正將地圖攤在辦公桌上，共同研究蔡鎮的防禦計劃。——

屈：敵人雖然已經被我們打退了；但是仍然有捲土重來，再來攻擊我們的可能。

閔：唔——那是不錯的。

屈：那末，我們知道：敵人慣用的戰術，不外迂迴，包圍和錐形突進。

閔：那也是不錯的，不過……

屈：蔡鎮雖然離前線還有三十多里路，但，如果敵人再來進攻，這兒還是很容易受到威脅的。

閔：那當然囉。敵人如果有長射程砲的話，根本在他現在的陣地上發射，砲彈就可以打到我們這兒。

屈：我倒不是顧慮這個；因為敵人野戰用的，根本就沒有這麼長射程的砲。

閔：那末，你的意思？

屈：我以為，由蔡鎮通到前綫去的道路，應該要徹底破壞；這樣，敵人即使攻破了前綫任何一點，但因為道路不良的關係，他一定不能馬上就逼近我們蔡鎮，那我們就可從容佈置，以逸待勞。

閔：這個（目視地圖）唔——我不大同意。

屈：理由呢？

閔：理由。（稍停）第一態度太消極缺乏旺盛的企圖心，影響前綫的士氣。其次對於自己部隊的調動，以及前綫的補給，妨礙太大。

屈：這個——那是難免的。不過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我們只問他利多弊少？還是弊多

利少呢？

閔：對了。在去年以前，我們採取守勢戰略的時候，也許是利多而弊少；但是今年以來，尤其在這個敵人快要沒落，而我們已經反守為攻的時候，那就弊多而利少，不，

幾乎毫無利可言。……

屈：不過，我是站在守勢作戰的觀點上說的。……

閔：照理說，就是守勢作戰，也不應該那麼辦；不過……

女聲：報告！……

閔：進來！……

錢：（推門進來）師長，副師長，（分別鞠躬）……

閔：（站起來）哦，好，有什麼事嗎？

錢：我找我們施主任的，他沒有來嗎？

閔：沒有。……

屈：錢同志找他有什麼事？……

錢：我們有要緊的事要請示他。……

屈：我打電話去找他來吧？

錢：不，他不在部裏頭。……

77 幕 三 第

屈：那我派人去找他。

錢：謝謝！還是我自己去找吧。（匆忙走出去）

屈：那好。（順手將房門推上）

閔：這個女孩子還不錯，她叫什麼？

屈：她叫錢明英，還長得不錯。

閔：我是說她工作不錯。

屈：我是說她樣子不錯。

閔：一個桃色案子，已經不得了，你還想再鬧一個桃色案子嗎？哈哈……

屈：哈哈……可是這個不是那個，您放心好了。哈哈……

（電話鈴響）

閔：（接電話）喂！那兒？……哦，是的。

屈：（輕聲）誰呀？

閔：（以手蓋住送話器）軍長。（稍停）喂！是的，軍長嗎？……報告軍長，有什麼

事？……哦……是的，……是的，兵力已經配備好了，我們正在計劃加強工

事。……多控制一點隊伍，是的，我們因為第一綫的友軍，已經很穩定，所以這

兒只派定一團人担任警戒。……是的，其餘隊伍，十面訓練，十面準備到隨時可

以出動。……嗜？……哦，伍團的損失？……詳細的數目，還沒有報來，據說

，大概損失不過兩連人的樣子……是的，實際還不算大。是的，太疏忽了……

伍團長，我已經遵命把他押起來了，軍長看怎麼處分？……是的，我有一個報告

，軍長看到嗎？……哦，已經看到了。……派戴軍法官來調查，那很好。……

……是的，他是本師的老人，我想還是請軍長從寬一點好……是的……是的。沒

有別的指示了吧？……好好。（放下聽筒）

屈：戴軍法官來，他動身沒有？

閔：已經動了身，快要到了。嚶，我們請施主任來商量一下。

屈：好呀。

閔：李得勝！

李聲：有門（推門進來）去盡不真……

閔：你去請施主任馬上就來。（收拾地圖）

李：是（直趨下）

屈：吳師長這一次太便宜了，我們打得焦頭爛額，收復蔡鎮趕走敵人。他們在路上攔擊

風，輕易地就拿獲了百多個俘虜，還得了二百多根槍。

閔：可是你要知道，蔡鎮是我們伍團失的，我們如果不能收復，那一定要殺頭，現在只

是焦頭爛額，還算是好的。況且沒有吳師在柳村阻止敵人增援，我們還要麻煩啦。

李：（上）報告師長，施主任來了，我剛走出大門就碰到他了。

第 三 幕 閔：好，請他進來。日盪格安了。不盤畫一天受端人殺關書天罰畫！

三 幕 施化文由外面進來）

幕前屈：請坐請坐！嚶！你們那個女隊員錢明英找你，你碰到她沒有？

79 88 施：沒有。她有什麼事？（避行商量一下）

屈：不知道是怎麼纔有要緊的事。

施：恐怕是關於難民的事吧？

閔：我們有一點事情，請你來商量一下。

幕前 施：好的。

三 閔：現在本鎮的民心，大概都安定了吧？

施：噯，十之八九，已經都安定了。不過這一次受敵人蹂躪得太厲害了。

閔：真是可恨！究竟民衆死傷有多少？

施：唔，當敵人便衣隊襲擊伍團的時候，天剛剛亮，老百姓趕早場的很多，聽到槍聲

響起來，到處亂跑，這時候被打死的有三十多個人，打傷的有五十多個人。

屈：就只死傷這麼多嗎？

施：（站起來）還有哇：那個時候，伍團駐在鎮裏兩營，連前線無準備，聽時略

忙應戰，既不閉情況，又沒有統一的指揮，所以很容易就放棄了蔡鎮。同時敵人山

本大隊也趕到了，他們不讓老百姓逃走；然後他們挨家挨戶，翻箱倒籠，隨便把人

家的東西和錢拿走還不算……

屈：媽的！這次我們反攻的時候，沒有把山本大隊完全消滅，實在是件憾事！

閔：唔——。

施：這一來，稍微有一點不如他們的意，或多說幾句話，就要被他們殺死，統計這樣無故被殺死的，還有三十八個之多。真悲痛！（故跌來浴室內去去去。）

閔：真是豈有此理！（故跌來浴室內去去去。）

女聲：報告主任！（故跌來浴室內去去去。）

施：（走出開門）誰呀？（門又文卷封，張張不景一頁數十部！）

錢：（氣喘喘地走進來）報告主任，現在難民住的地方，雖然都弄好了；可是沒有稻草

。商會找不著人，警察局也沒有辦法，看怎麼辦？天氣這麼涼，真急死人！

三 施：找鎮長或者保甲長想辦法。（去出去。）（非說土人帶糧食自己去辦。）

一 錢：鎮長不知那兒去了？保甲長也找不到。

屈：叫我們副官室幫忙。（出出。）（非說土人帶糧食自己去買。）

錢：他們也沒有辦法，只有拿錢到鄉下去買。

圖：那容易辦。你們政治部先墊了，我負責好了。

施：沒有關係，我們也可以出的。這樣好了，我寫一個條子，你去拿三百塊錢去買吧。

前：（寫條子）派員去了。吳甲員出對不匯。

錢：那好。（拿了條子，匆匆地走出去。）我馬上叫人帶難民自己去挑。

途

施：好好。（隨手推上房門）（門外聲音響起）天險重重，異途人！

①

施：噫！房子恐怕燒去了大半吧。（聲音響起）天險重重，異途人！

施：噫！不對了，若不是我們反攻得快，那還不是一片焦土嗎！

屈：他媽的日本人越來越殘忍了，前幾年只是姦淫擄掠，殺人；至於放火，不過是偶

爾。真是呈現在他媽的，放火也成爲他們的家常便飯了。

屈：噫！敵人固然罪大惡極，可是軍團長也該死！（站起來在室內走來走去。）

施：噫！他太疏忽了。不過……（聲音響起）天險重重，異途人！

施：噫的。

圖：（悲氣）並以手擊桌。（我們不怕敵人怎麼厲害，只怕那些漢奸怎麼狡猾，只怕我

區：「要嚇怕吧的人，不爭氣，不振作。」

對付：「小小區，你靜默了一會兒，自己量量，你是個人，還是鬼，總可以翻到別人。」

區：「屈辱，那爛喉會長，傷的不怎麼重吧？」

對付：「他是被流彈打傷了的，不大要緊。」

李：「屈辱！拿出香煙來吃！您審問他過沒有？」

對付：「前天下午剛打進來，把他押起來的時候，我問過他幾句，因為他精神不好，所以沒

李：「辯有多談話。非整要住！」

區：「不依然坐下來，現在不管他怎麼樣，我們把他帶到這兒來問一問……」

第 施：「我看，可以的。他不過打傷了右胳膊，已經休息了兩天，當然可以走路了。」

三：「對，那個混蛋東西，即使他不能走，拖也要把他拖來。快點起來，勤務兵！勤務兵！都

跑到那兒去了？（對區）

區：「甲：「咱們見師長去，媽的！你欺服我，賊我聽不聽！」

甲：「乙：「見師長去，你奶奶？老子我還怕死你嗎？你一個伙伙。」

甲：……伙伙怎麼樣？媽的，伙伙不是人。……

84 因：……打開房門，……什麼人在這兒胡鬧，……點規矩都不懂！

前

（伙伙扭住李得勝上）

伙伙：……頭上戴軍帽已被打歪了，……下半身繫的白布圍裙，也被撕破了。……報告師長……

途

……得勝這個時候，要我替他做麵吃。我說：……馬上就要做午飯，沒有工夫……他說：

「不行！」我說：「更不行也沒有辦法。」他媽的就打我，……師長你看你看……

李：報告他罵我，我就要打他！

伙伙：報告了他就罵我來，……

李：報告他香……

……不准再說……（怒極）……不大要緊。

……你們這樣無聊會一點小事……

伙伙：（小心地說）報告，他以為自己是跟師長的人，是班長，就可以隨便打人。

屈：還說什麼……

(2)

閱：（對李得勝說）我告訴你！以後不是鬧飯的時候，你若是隨便跑到廚房裏去，弄這樣
 就，弄那樣，我就要打斷你的腿！尤其以後，你若是隨便打這個打那個，我要槍斃你！
 閱：副副！李得勝規規矩矩地在那兒不作聲。

施：（對伙伙說）好了，你去做你的飯去罷！——結果到了二十多，漲漲了！

伙伙：是！（敬禮）操了一個半生不熟的向後轉，然後走出房門去）媽的，伙伙不是人

閱：嗎？（出門之後說的）

閱：（對李說）你去叫顏副官，把那個商會會長馬止押到這兒來。

李：是！（敬禮）（下）（李得勝）（對李說）（下）（李得勝）（對李說）（下）。

閱：（坐下）真是傷腦筋！

三 施：這些人太沒有理智了。同事第八、（對李說）（下）（李得勝）（對李說）（下）。

閱：現在我深深地覺得，我們這一師，雖然整理訓練了四五個月，但是毛病還多着，真

閱：是傷腦筋！（對李說）（下）（李得勝）（對李說）（下）。

施：這個大體看來，進步還是很快的，不過這些小的毛病一時也不容易去淨的。

施：師長來了以後，比從前好得多。師長不讓這些小師長手錶一制也容異去帶的。

閱：唔，就拿伍團這次失敗來說吧：他們若是稍微注意一點，都不致如此。

前施：這個不是我爲之，其咎不在整個的隊伍，而是伍團長個人疏忽的問題。

三 施：伍團長這個人跟我和同事很久，他打仗倒是勇敢的，不過，就是有一點什麼事情

途 閱：都也不在乎。

閱：我希望你們二位不要客氣，把他這次失敗的原因，澈底檢討一下。

施：依我的觀察，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頭腦和時代，有脫節的現象。

閱：唔……（出門去發強語）

施：脫節，脫了多遠？有沒有二十年？（向對面）然發去出氣門去）

施：嘿，嘿，我不過只說他有這個現象而已；如果脫了二十年，那還了得嗎！

閱：唔，唔！怎麼說？

施：我們曉得，二三十年以前，在歐洲是靈捷戰術的時代，但在我們中國，却還是兩把掌

閱：（戰術的時表）非吉補心！以對不呈前頭的控制，非吉補心！以對不呈前頭的控制，非吉補心！

原：探這個雖然是二十年以前的話，可是我們覺得新鮮有趣，嘿嘿……
蘭：嘿嘿……（惹氣已散失了）帶帶……

屈：唉，究竟怎麼叫兩巴掌戰術？不，不然，忍讓……

施：哈哈……（站起來）兩巴掌戰術，就是作戰的時候，既沒有什麼作戰計劃，也沒

有……有什麼指算方案，譬如一個拳頭，一碰上敵人，只是說，第一連向右散開，（以右

手作式）第二連向左散開，（以左手式）這就叫做兩巴掌的戰術。

屈：哦，哈哈……（站起來）……

施：這是一二十年以前的話，嘿嘿……

第 三 蘭：那個時候真是這樣子，一點都不錯，你別要笑。

三 施：話又說回來了，目前是一個科學的時代。不過，伍團長倒不是一個落伍份子；只是

慕 謝：從各方面看來，似乎還不能亦步亦趨，緊緊地跟上這個時代。

屈：你這個話是不錯的。就拿用人來說吧；他只看這個人表面對他很忠順，就認為是好

的，就要提升他。稍微有點個性，有點表現的人，他就認為不好。同時他本團出了

缺，一定要求就他本團的人來升，這些都是不對的。……
屈：他也有意思的，因為這樣容易駕馭。
前施：當然是的。不過我們要為國軍的前途著想，那就還要斟酌。

三 閱：唔，還有聽說他那一團的經理，也相當紊亂。
屈：那是從前，現在已經好一點了。不贊、有限要笑。

閱：唔（嘆一口氣，搖搖頭）真是莫明其妙！

施：我看，師長最好趁這個機會，教訓教訓他，或者選定幾本於他有益的書，限他在一定的時間看完。我想，他剛才受這一次的挫折，一定容易接受。

屈：他本質倒不十分壞，就是因為從前馬師長太看重他了，所以就驕傲起來，就隨便起

亂。……（讀出來）……

閱：（復現怒色）處分一定要處分的，不然，怎麼對得起這地方的民衆？

李：（止）報告，那個商會長，已經帶到了。

閱：叫他進來，……

秦：是是！這個我完全不知道，誰也不會認識人。

施：你那個本地朋友是做什麼的。

秦：他是開布店的。前年，他同父母又離婚去了。他自己開業又用完了，只好賣布。

三

施：現在還在不在這兒？因為蘇媽跟父母由蘇福富家回來，所以蘇媽也來對面。

途

秦：他到四川去了，馬上要回來的。他可以證明我和蘇媽人毫無關係。蘇媽文書：蘇媽

問：我問你，你怎麼介紹伍團長和那個女人認識的？

秦：十天以前，我請伍團長吃飯，吃過飯之後，大家談笑話，伍團長說：「大概在這兒，駐有相當長的時期，要找一個臨時太太才好。」因此我就把蘇媽人介紹給他了。

問：你自己和蘇媽人發生過關係沒有？

秦：（發急）沒有，絕對沒有！我不是說過嗎，也是朋友介紹的。

施：師長是問你和她發生過肉體關係沒有？

秦：哦，這個——這個——

屈：說老實話！

秦：這個……只有……唔，只有……爾國……不……我……可以……天……我……爾……人……

閔：唔，你知道麻綺人是幹什麼的嗎？

秦：她是漢奸，敵人的間諜。

閔：唔呀！你既然知道她是漢奸，爲什麼早不……

秦：（發急）這個，我現在才知道的，原先我并不知道。

閔：唔——

閔：他們不是要你做這兒維持會的會長嗎？

秦：是的，他們逼迫我。我表面答應了，可是我並沒有就職；而且我正想法子逃走，就

第 四 幕 在這個時候，我們自己的軍隊反攻，兩方面打起來，我就被打傷了。（手摸傷處）

三 幕 現在還痛得很。

前 幕 閔：敵人攻擊這兒的頭天晚上，情形怎樣？

193 秦：那天晚上，我同伍團長都在麻綺人那兒玩，後來，哦，大概十點鐘的樣子，伍團長

閔：回團部去接電話，我也就回家了。

94
閔：鄺綺人一點動靜都沒有嗎？回來了。

秦：沒有。天她還是跟平常一樣。鄺綺人准兒死，對來，她，大滿十個籃的絲干，計團是前幕閔你們走了以後，那個女人怎麼樣？

三秦：我不知道。

閔：鄺綺人現在到那兒去了？你曉不曉得？兩丈面飛跌來，她撞着石了。（手敲敲）

秦：我不知道。門敲敲。她裏面答應了，回屋裏扶好首飾，而且她玉懸着干淚去。她

閔：唔唔！你都不知道。

秦：是的。

閔：李得勝拿（重踏）海與江水映蒼的，真去她扶不眠。

李：（推門進來）……

閔：把他帶出去！

秦：（發抖）師長，請原諒我！我完全是不知道；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和鄺綺人沒有關

係我沒有做漢奸，請饒了我吧！（又要哭出來）

閔：你沒有做漢奸，我憑什麼能相信你？

秦：我可以找一百個人担保。

閔：你有錢，找一千個人都辦得到，只是現在還談不到，我們還要調查；如果你真沒有

做漢奸，我們決不會冤枉你的。

李：走走走！

秦：（一半放了心）是是！（手摸傷處）哎喲！哎喲！苦哇！

閔：（李得勝拉秦富民下）

第一屆：這傢伙既愛錢又怕死，哈哈……

三：閔：唔，秦富民這為富不仁的人，固然可恨；但這種人是無足怪的，還是怪我們自己人

不好。出點來面，好諷刺太太。點點……

施：那當然囉。放心！

閔：一團人保守這樣一個重鎮，負了這麼大一個責任，自不想怎麼去鞏固防務，嚴密警戒

閱：或是增進學問，訓練部下，而去稱這些稱滿了自私自利的人鬼混。還要找臨時來
誠：真是痛心！

前：屈：不拿出煙來抽，找臨時太太，嘿嘿……也要找一個可靠一點的，怎麼找到這樣一
三：閱：一個倒霉的女人呢？不，不，不，人，固然好，可是這人最無風骨，甚至對門自己人

途：施：嘿嘿……又由天，却知……

閱：呵——（嘆了一口長氣）真是……（又露出微笑的臉色）

屈：（突然站起來）嘿！我想起來了！如……如……苦……

閱：想起什麼來？

屈：伍團長從前都見過朱玉萍的。怎麼他不認識她呢？

施：這個——那個時候，朱玉萍頭髮很短，穿的是軍裝，伍團長不過偶然見過，其兩面……

現在事隔半年，朱玉萍改了名，換了裝，頭髮也燙過了，當然不認得。

屈：無論如何，總有一點印像。

施：嘿嘿……還有一件事沒有聽說過嗎？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泥見了水，還

(9)

「本糊塗了嗎。哈哈……」

「真是一太糊塗了。」

唐：「哈哈……」

蕭：「推門進來」報告：「軍部的戴軍法官來可……」

閔：「好，請進來。」

（蕭金生）：「戴軍法官」鼻梁上架一付眼鏡，嘴上留一撮短短的鬍子，手拿一

（對蕭）：「皮包」由外走進來。

閔：「首先趨與戴握手」等候大駕「肥」了。

戴：「不敬，師長好。」

三：「好，謝謝！嚶，是騎馬來的嗎？」

戴：「兄弟不會騎馬，坐一個小轎子來的。」

閔：「哦，嚶，屈副師長，施主任，您都認識嗎？」

戴：「認識，認識。（趨前一一握手）老同志，好久不見了。」

戴：噢，所幸閱師長動作神速，兩天以內，就把秦鎮克復了。使我們第一線，沒有受到一點影響。不然的話，恐怕師長也難辭疏忽之咎，嘿嘿……

閱：那是當然的囉。不是殺頭，便是坐監。

戴：（吐出一口烟）嗯！那倒不至於。

施：伍團長在本師很久，自排長挨到團長，過去也很有趣戰功……

戴：是的。這個，軍長全都曉得，所以派我來再調查一下，如果沒有旁的枝節，軍長說可以從寬處分。

屈：軍長要照實報上去，司令長官能答應嗎？

第 戴：是的，軍長是有地位的人，當然不能做假的報告；不能欺騙長官，不過已經先打電話請求司令長官，姑念伍團長一時疏忽，准予從輕議處。

幕 閱：司令長官允許了嗎？

戴：他要我們商量辦理；不過軍長的意思，還是請閱師長決定，再報上去。

閱：哦，我們商量吧，商量好了，再請示軍長。

屈：對了，這樣好些。

閔：那麼我們馬上叫伍團長到這兒來，請戴軍法官親自問一問他。

前 戴：好的，好的。（又呷一口茶）

閔：勤務兵！

途

李聲：有！（上）

閔：你到特務連去，叫伍團長馬上就來！

李：是！（下）

施：這兒商會會長秦富民，怎麼處置他？

閔：是呀，戴軍法官看看怎麼辦？

戴：嗯，這個還要偵察，如果他的確和那個郵綺人沒有關係，當然我們不能把他置之死

地。呢！

閔：對的對的。

施：我的意思，即使他不是漢奸；但是因為他使伍團長結識郵綺人，因而釀成這麼一個

大亂子，也要重重地罰他一下才好。

戴：這個，在法律上他不負什麼責任。

施：依情理來講，他實在是一個罪人。

戴：對不起，我不能講情理的。

屈：對於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最好罰他多出一點錢，拿來撫卹死傷，救濟難民。

閔：這個，想來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戴：嗯，還是先調查清楚再說。

李得勝推開房門。伍團長身穿軍服，頭圍沒有領章和武裝帶。走進來之後，

伍團長向師長敬禮，然後向眾人一鞠躬。

屈：（介紹伍與戴）這是伍團長，這位是戴軍法官。

戴：我們見過的。

伍：是的，戴軍法官好。

戴：好好，請坐。

伍：我應該站在這兒，聽候審判。

閱：你可以坐下嗎？

前 伍：是！（坐下）

三 戴：發生事情頭天晚上，你是在麗綺人那兒住嗎？

途 伍：是的。不過到這一天早上四點二十分，我就想離開那兒，後來……

戴：那末，他們事情發動的時候，你的確是不在團部了。

伍：是的。

戴：後來你怎樣逃出來的？

伍：那是一言難盡，總之完全仗我一個衛士，勇敢地守住了大門，阻止了敵人的便衣隊。

我才能從後門逃出來。詳細的情形，已經有了書面報告。

戴：你對於麗綺人這個女人，一點都沒有打聽過嗎？

閱：因為是秦會長介紹的，所以沒有懷疑她什麼。

屈：麗綺人就是五個月以前，由師部逃走的朱玉萍，你簡直沒有一點印象嗎？

伍：瞎！（站了起來）就是那個女譯電員。

屈：對呀，你看相片。（把相片交給伍團長）親自看，說不準是！

伍：（細看相片）你這個害人的妖精！（想撕破她）

屈：別急，你太糊塗了，你太糊塗了，而且：可是不見得不頭頭。

伍：我……我……

戴：（接過相片來看）這個女人真是狡猾。（稍停）話又說回來了：在這種時期，這種

地方，況且你又負責守的責任，對於這樣一個流氓的女人，毫不加以注意，而且你

還：自己還和她去鬼混，未免說不過去，你說對嗎？

伍：是的，我完全承認。（坐下）

戴：哦！……那，那一天晚上，師長打兩個電話給你，叫你注意，是你親自接的電話嗎？

伍：第一個是我親自接的，第二個電話來的時候，我就被她們纏住了，沒有法子回團部。

戴：那你為什麼接到第一個電話，還不注意呢？

伍：我那個時候，完全不相信敵人會襲擊蔡鎮，中環出一張字紙，原長……

戴：唔。你現在對於在師長面前供詞，費靈從皮包中取出一張字紙，就是這張你簽過名

的供詞，還有什麼異議沒有？

前 伍：沒有，一點都沒有。

戴：你這個供詞，沒有說慌話嗎？

途 伍：人格担保，決對沒有半句謊話。

戴：哦！那末，你知道你犯的罪是要處死刑的嗎？

伍：（站起）我早就知道，我五個月以前就知道，我還要幹下去，一定要丟掉腦袋。

天，今天完全不出我的意料。

閱：（站起）你這個話是怎麼說的？

伍：報告師長，我沒有什麼說的，只有死而已；可是不是我不能瞑目。

閱：難道還有誰冤枉你嗎？

伍：我沒有說誰冤枉我；但是我却恨自己冤枉了我自己，爲什不早走？！

屈：伍團長，你少說一點廢話不成嗎？

閱：哼！半年以來，我對你說了多話，你總是陽奉陰違；並且還以為我故意為難你……
今天你受這這麼大的實際教訓，還不能覺悟，真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東西……
伍：是的。（低頭想想）完全是我的錯誤。

閱：（氣已平了）你能認錯就好了。
（遠處飛機聲響）

李：（匆忙跑上）報告師長，現有大批飛機，衝到我們這兒飛過來，恐怕要炸這個蔡鎮，趕快去躲避吧。

戴：哦！哦！那怎麼辦？那怎麼辦？回那兒去躲。

第 三 幕
閱：不怕，你趕快去問一問，是我們自己的，還是敵人的？

李：是本（禮也不敬，向後轉跑出去，在房門口與蕭金生相撞）哎呀！怎麼？是敵機嗎？

蕭：（對蕭金生）

105
蕭：（摸頭）不是，不是，是我們自己的。

閱：哦！蕭鎮長。

第四幕

兩軍，言一行，勝時，倭軍執旗，好與靈覺言出懸幕，不靈周然此言一二將之青，更靈

時：第三幕四個月以後，第一場——拂曉至天亮，靈覺言軍中，第二場——天亮五小時以後，二件。門代言一聞新，由靈覺言

人來傳命兵，以近十餘歲，伍團部的傳令兵。昇地：前線閱師長的指揮所，由言首一重門，言首一聞大靈言，言長向靈覺言開，靈言可

升葛崎三郎，三十餘歲，被俘的敵人傷兵。

雁岡師長——見前

田志伸——見前

裘明亮——見前

盧參謀——三十餘歲，師部的少校參謀。

顏副官——三十餘歲，師部的上尉副官。

李得勝——見前

蕭金剛 見前

施德文 官見前 十餘歲。暗暗的土塊區官。

錢明英 見前 三十餘歲。暗暗的心對參藉。

担架兵 甲 三十 左右
田志乾 乙 三十 左右

通訊兵 二十餘歲

伍執波 見前 十餘歲。整齊的頗入感矣。

朱主任 見前 十餘歲。五圍暗暗的令矣。

景：第一場，驛道旁邊的小店，右首一道門，左首一個大窗戶，都是向着驛道開的。窗戶下緣，還有簡單的櫃台，上面有日軍送來的軍用品二件。門外有一個涼棚，由屋簷斜跨過驛道，這原是供行人歇息的所在。小店的右首附近，有一條小河溝，溝上一座石橋，沿小溝

兩岸，有一行楊柳，初春時節，枝頭還沒有抽出綠葉，不過偶然也有二株冬青樹，很驕

傲地點綴其間。一彎淡月，從楊柳梢頭，露出光輝，幾點寒星，也疏落有致地排列天空中

第二場：閩師長的戰鬥指揮所，稀疏的樹林，太陽照得通紅。地面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地，

附近有一個已經架起來了的軍用圓帳篷，還有一兩挑行李，二三個行軍用的凳子。

幕啓：——傳令兵與宮崎三郎，坐在窗台底下，房子門口談話——

傳：（全副武裝）你的中國話還說得不錯，只是帶一點東北口音。

宮：（身穿破爛的軍服，小腿上裹着一塊白布，外面看得出血跡。）是的，我的父親母

親，在瀋陽做生意，我就是瀋陽生長的。

傳：哦，難怪，我最初還疑惑你是偽軍的士兵哪。那末，你這個腿，現在還痛不痛？

宮：這當然還痛囉；不過不怎麼厲害罷了。

傳：你是昨天被打傷了的嗎？

宮：是的，我們一大隊人，奉命掩護聯隊退却，被你們追擊隊攻得厲害，我們大隊長就

命令向後轉。

傳：你就在那個時候被打傷了嗎？

宮：是的。一顆子彈，從這兒打進，（指着腿）走這兒出來。

幕：——景對景對景並去。

傳：哦——是從背後打進去的。

宮：（慚愧）這是不榮譽的傷。

傳：唔——你們整個的軍隊都是不榮譽的；不過，這不怪你一個人。

宮：那當然，我也負不了這麼大的責任。

傳：對了，這個責任，應該由你們的軍閥去負。

宮：你好像原來不是種田的吧？

傳：你問這個幹嗎？

宮：因為聽說貴國當兵的，不是種田的，便是手工業的工人，知識份子是不當兵的。

傳：你這是三年以前聽說的吧？

宮：對了。

傳：可是，現在不是這樣了，我就是一個中學畢業生。

宮：哦，怪不得……

傳：你有妻室兒女沒有？

宮：全都有。

傳：現在她們還在瀋陽嗎？

宮：（痛苦）唔……

傳：她們都很好嗎？

宮：唔……

傳：你爲什麼不說話？

宮：（垂頭）唔……（拭眼淚）

傳：你爲什麼忽然這樣傷心呢？

宮：這個（哽咽）這個請你不要問吧。

傳：你已經放下了武器，而且又受了傷，我們不會殺害你的。

宮：我不是怕這個，我知道你們是仁慈的，一定能饒恕我這個不幸的人。

傳：那還有什麼？

宮：（忽然半癡半狂地站了起來）還有什麼？還有，還有我的妻室，我的兒女，她們……

傳：報告，敵人有一個傷兵，被我們俘虜了，團長派部下看守他，等師長來到，就交給

團：師長。（向營長）快帶到團部來。

團：晤，你燒火幹嗎？（向前走去。）

傳：後來我看那個俘虜穿的太單薄了，天氣這麼冷，我想燒一點火給他烤一烤。

團：你不知道這是夜間嗎？（向營長會。）

傳：是的，不過敵人已經退遠了。

團：不管敵人退多遠。夜行軍的軍紀，還是要保持的。誰違章，不要帶人會——

傳：是的，部下錯了。團長會帶到團部會。

團：晤。你把那個俘虜叫出來。並且告訴他，團長要他洗乾淨，士一得報到。團

傳：是。（走進小店內面去。）（中斷）

團：志仲，我們休息一刻鐘吧。

屈：好呀。（轉述師長的命令）休息一刻鐘，大家就地坐下。（除了團屈及裘參謀長外

其餘均就茅棚底下坐下。這時候東方已發白，月色更淡了，星光更稀了。）

傳：（拖着宮騎出來）報告師長，這就是這個俘虜。且再重了，累重了。

閔：哦。（轉頭對師長命令）休息一隊，大家休息了。（刻下閔振武與參謀長

宮：師長。（深深地一鞠躬）。

傳：報告，他叫宮崎三郎，是在我們瀋陽生長的，中國話說得很好。

閔：唔，好。你馬上回團部去；並且告訴你們伍團長，要努力掃除路上一切障礙，跟

蹤追擊，不要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

傳：是！師長的命令。要努力掃除路上一切障礙，跟蹤追擊，不要讓敵人有——有——

閔：有喘息的機會。且再重了。

傳：是不不要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

閔：對，你快回去，天康軍團，要慰勞一隊人，快一點。

傳：是！不教禮，跑步向前方去。）

閔：（轉向俘虜）你的腿傷的怎麼樣？

宮：師長，現在我不能走路了。對門君，團長派了醫生來，準備來醫。據說

閻：哦，我們一起坐下來談談。

宮：謝謝師長。（又是一鞠躬）

閻：非開要（大家都就適當的地方坐下）

閻：你今年多少歲了？

宮：三十七歲了。我本來是後備役的；可是去年我們所有後備役的人，大多都徵調入伍了。

閻：哦，那末，你是去年才同我們打仗的，對不對？

宮：是的。拉隊來，去送閻福長，辭書。要不要開水？

閻：你們從這一方面退走的有多少人？

宮：這方面退走的，我不大清楚，好像有四五個師團？

閻：唔，三個月以來，誰說的，誰說的，不信其嫌，疑言惑眾，門前蕭索，麻

我：每一師團現在還有多少人呢？

宮：這個不一定，不過也都不多就是了。

（西伯）

上一個月浙西的會

閔：在武漢附近一戰，你們損失怎麼樣？

宮：聽說死傷三萬五千人，被你們貴軍俘虜二萬八千多人，以後只管退走，日夜不停

地走，三個月以來，拖死的，病死的，餓死的，不計其數，還有被你們游擊隊，和

宮：追擊部隊打死打傷的也不少。我對官四王副團長？

閔：哦。唔。……

李：站起來，走近閔師長，報告。要不要開水？

閔：倒一杯來。轉向屈二人：你們二位要不要？

屈：不要不要。

閔：……。非本來是對謝對的；可是去平非門前對謝對的人，大老臉增歸人。

閔：……。謝師長喝着開水。

屈：我倒要抽一支煙。眼！參座！怎麼樣？

宮：可是我缺貨了。又是一陣眼。

屈：……

屈：……

屈：……

屈：……

屈：……

「管他什麼牌，打一抽哈欠。」哈！哈！哈！

「你這記得嗎？」（又一抽氣，又對坐了。）「太爽了。」

「什麼？」

「你會說過：寧可不抽煙，決不抽鴉片。」（送過去一支）「哈哈……」

「什麼時候說你麼話？」（接過煙來）「誰知道追得這麼遠。」

「（一抽）李得勝用鋼盔遮住天空，代他們擦着洋火，隨即接過悶喝水的杯子，然後仍」

「我回到原處，與蕭金生背靠背坐着休息。顏副官與盧參謀，也是如此坐着。屈與」

「屈」（屈亦將身體互相依靠了抽煙，屈並將香煙含在口中。）「如……」（忽然……）

「屈：你繼續與你麼話？」（你在那兒打傷的？）

「屈：我昨天在吳家山掩護聯隊退却，被你們追擊隊打傷了的。」

「屈：你是屬於那一師團的？」

「屈：我是二〇五師團，掘井聯隊的。」

「屈：你這今師團現在怎麼樣？」（屈……）「三師團……」

裏，師長，我看，還是暫緩一步再走吧。因為根據昨天偵察機報告，殘餘的敵人，

份退集余家灣附近，構築工事，也許敵人得了援兵，要在這一帶山地，作一次頑強

的抵抗，以圖最後的掙扎。

閃：唔，據前線（指余家灣）一帶，擊擊果刺來。

裘：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們如果把主力太接近前線了，敵人的砲火，對我們展開，太有

閃：妨礙了果刺，叫甚麼果刺軍隊去。

龐：我看，不會是這樣的吧，敵人那兒還有力量作堅強的抵抗？

裘：我們曉得，困獸猶鬥，何況敵人的天性，有相當的頑固，我們不可太輕敵。

閃：這樣好了，明亮我同你先到前方去看看，請志仲暫在這兒招呼一下隊伍。

裘：好的。大請。

龐：你們要這樣慎重也可以，橫豎不妨事，滿人的砲聲帶刺了。

閃：對了，走！我們先走一步來，滿人的砲聲。

龐：果刺前線槍聲更形濃密，砲聲也稀疏地響了。

裘：噯，像有那麼一會事，我們還是趕快走罷。

屈：情形有一點不同，我看：我們師部決定暫時停止在這兒，先把電話和無線電架設起來，同時派傳騎去報告軍長。

屈：好的，這些事情，我來吩咐他們辦，你們二位還是趕快到前方去看看。

屈：對的。本隊各部隊開進（註：開進，軍語，意即由行軍縱隊，變為集合隊形，以便爾後展開也。）的地點，也請你派人預先選定，等我到前方看情況如何再說。

屈：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屈：是！（閱裘同赴前方，李得勝跟了去。前方槍砲聲頗為激烈。）

屈：盧參謀！

盧：有！

屈：你馬上派人通知他們，把電話和無線電架設起來，同時叫騎兵連派人，把前衛發生

戰鬥的情形，師部現在的地點，以及師長的行動，去報告軍長。

盧：是！不過，騎兵連不是附設在前衛裏頭去了嗎？

屈：本團裝備了一挺。

屈：本隊還留了一排。

盧：哦！（敬禮）

屈：還有還有！你吩咐他們以後，馬上在這兒附近，偵察本隊的開進地點，大概預

備一團在道路左邊，一團在道路右邊，以便將來展開容易。

盧：是是，我知道。

屈：至於直屬部隊，看地形怎麼樣吧。

盧：是！（敬禮，欲下）

屈：派派（施主任，顏副官，錢明英上）

屈：哦，顏副官回來了。

顏：是的。

屈：喂喂喂！盧參謀你等一走。

盧：是！（轉回來）

施：前方情況怎麼樣？

屈：前方情況怎麼樣？

屈：對不起，我先吩咐他們一下。盧參謀你只去偵察開進地點，其餘你可不管，我派顏副官去辦。

副官去辦。

盧：是的。

屈：要快一點回來。

盧：是！（敬禮，又欲下）

屈：慢點慢點，我還沒有說完，你聽看：你把報告軍長的幾項事情寫好，交給顏副官，

然後再去偵察開進地點去。

盧：是。（打開圖囊，拿出紙筆來寫報告。）

錢：要打架抬誰？副師長。

屈：哦，錢同志，打架沒有來嗎？

錢：來了，在河溝那一面，因為那一個橋還沒有修好，所以沒有過來，預備把人背過去

再抬。

屈：哦，那好，對不起，我還要先吩咐他們一點事情，請你等一等。

錢：沒有關係。還不晚。錢要來和柳師開一課車謝，請帶等一等。

屈：請你們二位歇一歇。哎呀，真是麻煩！

施：別管我們，您快一點辦您的事吧。

屈：好好。顏副官！

顏：是！

屈：你等盧參謀報告寫好了，趕快派人送到騎兵排，叫他們即刻轉送到軍部去。

顏：是。

屈：還有。同時你告訴通訊連，把電話和無線電架設起來，要快一點！

顏：是。

屈：要快一點辦，辦好了還要趕快回來！

顏：是。

屈：還有……還有……怎麼？說到說到就忘了。還有……

顏：是！

屈：都要快一點辦，辦好了還要趕快回來！

顏：是！

屈：是！

盧：（站起來）報告寫好了，請副師長看看，並且請蓋一個章。其餘的我不管，錢那面

錢：（站起來）報告寫好了，請副師長看看，並且請蓋一個章。其餘的我不管，錢那面

屈：（一面接過報告，一面說話。）好了好了。你先去罷！

盧：是的！（敬禮，急步走下。）

屈：（看完了報告，蓋了一個章。）你也快去！（把報告封好，交給顏副官。）

顏：是！（接過報告，敬禮走下。）

屈：要他們電話先架。

顏：知道了。（下）

屈：（轉身對施和錢說話）對不起。師長和參謀長都到前方觀察情況去了。

施：現在怎麼樣？

第 屈：現在還不大清楚，因為伍團長沒有報告來；總之沒有什麼了不起吧。

四 施：哦——

幕 屈：噢！錢同志，這裏有一個俘虜，打傷了腿，不能走路，請你叫他們把他抬到軍部去。

811
127

錢：好的。就是一個嗎？

屈：對！現在就是他一個，等一會兒就多了，嘿嘿……

施：問過了嗎？

128 屈：問過了，沒有什麼特別情形，還是和昨天那些俘虜說的差不多。

前 錢：（向後方招手）來來！先來一個人，把這個受傷的俘虜背過去。

男聲：是！

途 錢：喂！（做手勢）你站起來！

屈：噯，他中國話說得很好。

錢：噯！現在要抬你到軍部的醫院去。

宮：（站起來，向大家一鞠躬）謝謝你們的好意。

（担架兵甲上）

錢：好了，你們趕快把他抬到軍部去，馬上就要回來。

担甲：是！（背宮崎下）

（天已大亮）

屈：噯！真是麻煩。來來來，我們坐下談談。（坐下）

施：好，歇一歇也好。（坐下）

錢：報告副師長，沒有別的事吧？

屈：噯噯，你也坐一下，等師長回來，看前方傷亡怎麼樣再說。

錢：哦——晤——（看着施主任）

施：也好，你等一等去吧。

錢：好。（坐下）

屈：（拿出煙來）我來抽根烟。幾天幾晚都沒有睡好覺，真是疲倦。

（蕭金生擦着洋火）

錢：我們固然疲倦，但是比敵人還要好一點，敵人打敗仗，比我們更苦……

施：總之，最後的勝利，還要靠我們最後的努力。

屈：對，噯，化文，你也抽一支吧。（送過去一支煙）

施：疲倦得很，我也學抽一支。（接過煙來）

屈：夜行軍特別需要抽煙。錢同志怎麼樣？

錢：謝謝，我不會抽。幾同志還想打。

130 屈：你們金枝玉葉的小姐們，也跟着我們來吃苦，真是……

前 錢：副師長，您是恭維我們女人，還是罵我們女人哪？

四 屈：我爲什麼要罵你們女人哪，當然是恭維了。尤其是像錢同志這樣子。哈哈……

錢：罵我們固然不能隨便接受，恭維我們，我認爲也不需要。哈哈……

（通訊兵拉電話線上）

屈：要快一點！對來敵。破天敵潮濤奔奔翻滾。異景驚。

通：是！馬上就好了。報告：電話機安到那兒好？

屈：就擱在這窗口上罷。

通：是？（將電綫拉到窗口去，隨即跑步下。）

（前方槍炮聲更形激烈），天雨大，雨了天，雨了天。

施：（站起來）噲？滿熱鬧。今天又是伍團長頂到打。

屈：噯！自蔡鎮開始反攻，四個多月來，他雖然再沒有過犯，可是也沒有建到大功，今

天倒是他雪恥的機會。

屈：對，這一次他一定可以圖功了。

屈：（也站起來了）那個化名藤綺人的壞女人朱玉萍，我們有什麼法子可以捉到她呢？

（錢明英跟着站起來了）

施：待我們把敵人掃蕩完了，她還能飛上天去嗎？

屈：日本人也許用飛機把她裝到三島去。

錢：日本人對於走狗有這樣厚愛嗎？同時他們還有這樣多餘的飛機嗎？

屈：唔——

第 施：除了日本女人全死完了，我想他們不會這麼客氣的。

四 屈：那末，這樣說來，我們總有一天要捉到她的囉。

（通訊兵拿電話機上，并將線接好。）

131 施：師長怎麼還沒有回來？

屈：我想也快了。

盧：（急步上）報告：開進地點已經偵察好了。（拿出一張略圖）請副師長看看。

屈：（接過地圖來）我看——這地點向前方展開容易吧？

前 盧：都有鄉村道，大概都還好走，地形也相當地隱蔽。

屈：那好。

通：（接好了電話）喂！總機嗎？掉牌不掉？哦……好的。……聲音小一點，我現

在要接到前方團部去了。（放下聽筒）報告電話已經接好了，軍部馬上可以通話。

屈：好了。你快點把前衛伍團部接通！

通：是！（拉着電綫往前方跑去）

（馬蹄聲響，大家望前方看）

施：大概師長他們回來了吧？

屈：（看清楚之後）一個人，不是他們？像是傳令兵。

施：對的，對的。

傳：（上）報告副師長，師長有命令。（呈出一封信）

屈：哦。（接過來，折開細看。）化文！請來看。

施：我看。（走過去）

屈：（輕聲念出）（一）余家灣有約三千敵人，據守工事，堅強抵抗；並另有一縱隊之敵，約五千人，向我伍團右翼活動。連日潰退之敵，似已有生力軍增援，以圖最後之掙扎。（二）我伍團已展開李村羅莊之線，迎擊該敵。（三）本師擬即向該敵攻擊前進。着呂團附山砲兵連騎兵連（缺一排）即從右翼實行包圍，以期殲滅該敵。（四）宋團及其餘部隊，爲總預備隊，位置在張家亭子附近。（五）大行李即在現地點待命；師部戰鬥指揮所，設在張家亭子。

第四幕
施：這樣看來，今天還要熱鬧一下。且要出動幾架飛機，以資掩護。宋團亦應隨時準備，俟我師發動時，即由相當的麻煩，大概敵人把最後的本錢都拿出來了。

傳：師長說：伍團寡不敵衆，情況緊急，請副師長要他們快一點跑步上去。

屈：我曉得。

施：我們馬上要推進了。（打開地圖看）

屈：這樣好了。盧參謀趕快把這一個命令傳給各部隊長各處主官看一，看並且叫他們趕

134

快動作。（把命令交過去）同時找顏副官趕快來，我們馬上就要推進到張家亭子去

前

盧：是！（跑下）

途

施：政治部請羅副主任看一看，並且要他遵照辦理：還要請你告訴他，我現在隨師長行

動。

盧：是！（跑步下）

（前方槍砲聲激烈）

傳：報告，我可以回去了吧？

屈：好，你帶路，我們一起走。走！前進！

（舉手向前）

幕落

第二場

幕啓——屈志伸負重傷，睡在支架在兩個公文箱上的担架床上；錢明英蕭金生殷懃地看護着他，担架兵甲乙，守候在一邊。閔師長和裘參謀長，站在另一角，輕聲地談話，李得勝待在她們的後面——

屈：哦！我怎麼睡在這兒呀？

錢：是的，這是師部的戰鬥指揮所，師長和參謀長都在這兒。

（閔裘均走近担架床）

第 屈：啊！怎麼一會事呀？

四 裘：您受了重……

幕 錢：（搶着說）您受了點傷。

135 屈：哦——。（望望）師長也來這兒了。

閔：是的，你休息一下，剛才打了針。

屈：唔！，不要緊。（稍停）我傷在那兒？

閔：你傷到頭部和胸部；但是不十分要緊。

屈：哦！哦——嗚！敵人怎麼樣了？伍團長這一次很出力呀。

閔：我知道。敵人大部份都被我們俘虜了，這是你的功勞，因為你指揮他們兩個步兵團

很得力。

裘：還有伍團長也記升副師長了。

屈：（笑容）哦，那好極了！不過我們死傷也很重吧？

閔：是的，你好好地睡一下。

屈：唔——。（舉目四望）錢同志，你太好了。嘿……

錢：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屈：明亮兄，我想，我不能再抽煙了。

裘：那兒的話？過兩天就可以抽的。

屈：我身上還有一盒煙，（摸索）只抽了一支。

(b)

錢：（自枕頭下取出一煙盒）在這兒。

屈：（接過煙盒來）送給您抽吧；可是只有鐵鳥牌，嚶嘿……

裘：鐵鳥牌很好，留給你自己抽吧。

屈：不成。咳——嗚——，我不能再抽了。

裘：好，那末；我替你放着。（接過煙盒）

閔：（握住屈的手）志伸，你安靜一點。你的傷并不十分重，馬上送你到後方去醫治；

據軍醫主任說，個把月就可以好的。

屈：師長，我們全師的官兵，現在完全瞭解您的為人，擁護您的主張，做您的部下，是很光榮的。

閔：我們全師的官兵，向來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你這一次，大大地成功，軍長打電話告訴我說已經保你升師長了。

屈：唔——我謝謝軍長；可是，從前我懵懵懂懂的，以為軍人打了勝仗，就應該要升官，現在我完全明白了，我們要整理隊伍，我們要打勝仗，都應該是為國家為民族，

不容許夾雜一點個人的慾望在裏面。

閔：對了，有了一點個人的慾望夾在裏面，我們動機就不純正了，犧牲的價值也就要減低了。不過軍長保你升師長，任何方面說來，都是應該的。

屈：謝謝。（稍停）不過我恐怕沒有（翻身）哎——

錢：不要多動，你好好地睡一下吧。

屈：不不，我說說話，心裏頭比較舒服些。（望望）噯，化文兄怎麼不在這兒呢？

閔：他去對俘虜訓話；馬上要回來了。

屈：哦！俘虜了多少？有沒有重要的人？

錢：俘虜了四千多，有日本一個師團長，兩個聯隊長，還有偽軍一個師長。一個團長。

還有那個化名鳳綺人的朱玉萍，也被我們捉到了。

屈：噫！（上半身坐了起來）真痛快！（笑容）我希望能見她一面，我要看看她那一副

寡廉鮮恥的芳容、嘿嘿……

錢：你別太興奮了。

(1)
(2)

幕 四 第

閔：她現在還在伍團長那兒。你睡下去吧。

屈：哦，（有氣無力）我——我，唔——咳——（咳嗽聲，吐出一口血來。）

錢：（發急）怎麼辦？我們還是趕快把他送走吧。

閔：（攷慮）唔，這個情形是不是可以走呢？

錢：好在這兒到江邊沒有多少路，上了船就好了。

閔：唔，也可以。那末，趕快，送他到船上去罷。（俯身對屈說）志神，你到後方休養

去。

屈：唔——我——們——還——能——見面嗎？

閔：當然可以見面，你一個多月就可以好的。

屈：唔——。

（大家幫忙担架兵把担架床抬上肩。此時屈志神情志已經不清了，閔師長緊握

他的手；並再三叮囑他靜養，而他只是唔唔而已。担架兵抬屈下。）

蕭：報告；我也下去嗎？師長。（眼淚已流出來了，但不敢哭出聲。）

(2)

140

閔：那當然囉。你好好地招呼副師長，不許流眼淚！

蕭：是的。（頹然地走下）

前 錢：師長，我送副師長到江邊船上，把他交給沙醫官，我再回來。

閔：那好極了。請你叫沙醫官好好地看護他。

途 錢：是！（匆忙走下）

裘：（搖搖頭）希望甚微。

閔：哼！我們這一次犧牲太大了，呂團長陣亡，伍團長負傷，副師長又是這個樣子。（稍停，情緒由弱轉強。）不過，最後的勝利、永久的和平，是要最大的犧牲去換取的。

裘：是的。（拿出煙來抽）

閔：伍團長這一次總算是洗刷掉他蔡鎮的恥辱。

裘：（吐出一口煙）這一次受了傷都不肯下來，我們應該要特別鼓勵才好。

閔：是的。（看看手錶）他們該快到了吧。李得勝！

(3)

李：有！

閔：你打個電話問問伍團長。施主任他們動身好久了。

李：是。（搖電話）

（施主任伍團長上，傳令兵押着朱玉萍前行。）

葵：他們來了，電話不要打了。

李：是。喂！不要了，他們來了。（放下電話）

朱：（假裝泰然，站在一旁）

閔：伍團長你傷的怎麼樣？

伍：（左臂用三角巾吊起）報告師長，沒有傷到筋骨，大概不怎麼要緊。

閔：哦，那很好。但是，要注意傷口的清潔，不要讓牠化膿，那就好得很快。我先後受

過兩次傷，這是經驗的話。

伍：是的。

閔：化文，那些俘虜都解送軍部去了吧？

施：是的，已經動身了。

閔：哦！（轉向朱玉萍）你就是朱玉萍嗎？

前 朱：是的，師長，但這是我的化名。

閔：那麼你的真姓名叫鄺綺人是不是？

朱：那也是我的化名。

途

伍：（忍不住）媽的，你名字叫九尾狐狸。

朱：（斜望伍團長一眼）這時候您怎麼罵我都好。

伍：你就是這樣下賤。

閔：（制止）伍團長！（稍停）唔，那麼，你的真姓名……

朱：我的真姓名……唔，請你不要問吧，你們就叫我做朱玉萍好了。

閔：你難道到了現在，還不知悔悟嗎？你還要這樣支吾其詞。

朱：我正是知道悔悟，所以不願意洩露我的真姓名，免得玷污了我的家譜。不過，不過

我也是被迫不得已，才做了敵人的工具。

蘭·慢！

朱·「一夜夫妻百夜恩」，你難道都不能原諒我嗎？」

伍·（冒火）媽的，你這個娼婦，你配講恩嗎？」

朱·（冷笑）哼！……假如我不講恩，師長的馬，還找得回來嗎？」

蘭·你不用說那些廢話，現在不是你得意的時候。

罷。

閱·哦，哼……原來你先自做了慾望的奴隸，然後再去做敵人的走狗的。

單·我不能不承認，逼迫我的，是我的無窮的慾望。

閱·誰逼迫你，你說！

朱·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是被迫不得已的。

施·我問你：你既然知道家譜不可玷污，怎麼又去做有辱國體，危害民族的事？

朱·詳細地說，話長得很，我想你們也不願意聽，我也不必說。若簡單地說，却也很簡

朱：是的。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女人，當這個生死關頭，神經失常，語無倫次，應該是難免的，有冒犯諸位的地方，還要請多加原諒。

前 閉：你不要扯得太遠了。現在你還有什麼要求沒有？

朱：（似有希望）要求。假如你們容許的話，（良心發現）我願意懺悔。我要從新做一

個人。

途

閉：唔。

伍：下一輩子。

朱：（急步跑到伍團的面前，真誠懇求。）映波，難道你一點情義都沒有嗎？你不能原諒一個弱女子嗎？

伍：不要臉的東西！

朱：師長都可以答應，你……

閉：（斬釘截鐵）你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

朱：誤解？（絕望）哦——原來師長是問我對於身後的要求嗎？……（離開伍團長）但

幕……

伍：報告師長，請准許我親手處置她。

閔：（考慮）唔——

裘：那不必吧。您的手也受了傷。

伍：那沒有關係，右手完全是好的。（抽槍）

朱：（無可奈何，轉裝泰然。）我知道，我是罪不容赦的，我什麼要求都沒有，我已經

站好在這兒了。（跪下，求）映波，（猛然又去搶他的手槍）

伍：（要求）師長！

第 四 幕
閔：也好吧！

伍：（右手拔出手槍）打死你這娼婦，才能消除我胸中之恨。（連放二槍）
（掙扎中伍）

朱：（手捧胸膛）哎呀！（站立不穩）咳——（倒了下去）

（電話鈴響）

145

閔：（接電話）喂！那兒？哦，軍長，我是閔師長，……是的……哦……哦……哦，那

好極了！……是的，……是……是……是……是的，我們馬上就推進，……是的……

……是的。好好。軍長沒有別的指示了吧。好好。（放下聽筒）

前 裘：怎麼樣？我們推進。

閱：是的。軍長剛才說：我們中央兵團已經克復了南京，北方兵團也佔領了山海關，我

都打了大勝仗！

途

們還要繼續追擊前進！（舉手一揮）

伍 施：好！繼續追擊前進！（同時舉起右手向前一揮）（後台遠處奏前進號音）

幕落——